



愚伏集 卷八

序記跋表箋

啓 檄 上 禱 文 祝 文 祭 文

~ 16
2344
8



2344
卷16-8



愚伏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序

洛社合楔序

己亥

周制大夫與民族居百家共立一社其時制度節目之詳
 雖不得以徵孟子曰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
 相扶持則百姓親睦意者社之本意其亦不出乎使民相
 睦而後之所謂修楔者蓋其遺意也吾鄉素有善俗士大
 夫之相交也長幼之相接也皆有禮節焉鄉約大禮之外
 黨各有楔楔必有約以講明先王之禮法而一以忠厚惇
 睦為本是以其俗質而有文其民敬而能和見稱於君子
 之論久矣就吾鄉吾黨為尤盛楔之修於丙寅者皆父老



尊長也其子身幼也不敢與列焉又自為一籍即戊寅契也每歲春秋擇良辰而會飲必有禮樂禮樂者何敬與和之謂也長者敦乎愛也者篤乎恭秩秩焉有序于于焉以懽德業則相勸過失則相規未嘗以暴戾之色惰慢之容加之於言語獻酬之間經世於其時年甚少愚且無狀猶得齒於下席有所觀效知其甚樂而無厭也今年春病解職歸鄉曲兵火之餘萬事蕭條非復前日感念存沒悲不自勝一日父老及親舊皆來在坐相與合辭言曰亂離餘生幸得復我鄉井復修舊事重講好會在不可已而平昔朋從零落略盡僅有吾輩若干形影踽踽不成行序對坐之際適足興哀今不如合兩契而一之共為忘年之好蘭

亭之契以長咸集此何傷於義理而必以舊籍為拘耶遂相與講定約條悉依平日所行而稍增減焉又言曰亡者已矣典刑猶存則其子若弟可相遜乎乃就舊籍中有子弟者悉書之無則書其壻惟以不忘舊好無替久遠為務籍既成命經世曰此美事也子其可無一言乎謹復之曰先王之理民也固欲其親睦而民不可家喻而戶曉則亦教之孝悌而已故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其為道豈不約而易耶吾鄉風俗之美吾猶及見之矣亦能言之矣一經變亂人失常性或不知孝悌為何事鄉黨之間時有乖戾之習彼徐行後長豈其所難而亦不肯為或欲正言之則忿氣相形以若人心求相親睦而興禮讓之風

豈不難哉嗚呼在人者吾無奈何但當自盡其在我者而已
已稷九二十四人有父兄焉有子弟焉古人與父兄言
使子弟與子弟言言事父兄蓋欲各盡其道也今日盡相
與勉之哉若夫謳歌賤伎尚能變河西齊右之風又安知
同有良知者不為之觀感興行而吾鄉忠厚惇睦之風不
自吾黨倡耶盍相與勉之哉咸曰善今書以弁之

送崔瑩中北歸序

己酉

余於瑩中同年生而居異地自鼓篋至釋褐未之知也歲
甲午瑩中在徽垣余忝為下僚始與之識面而得其為人
甚相驩也獨其定交既晚而又在職務奔走之中不得朝
夕與處而相切磋此固為吾兩人之恨而風萍不定南北

隨緣則自戊戌以後又成十年之別矣去年冬瑩中按嶺
節嶺吾邦也其書疏往來叙寒暄道情素之外無非振發
警省之語慨然以仕宦之奪志心策之荒廢為歎汲汲予
有日暮塗遠之憂頃以親齋乞遯俟代于州城嘗一造焉
其所款款又一如書疏之所道者而有加焉蓋將有謝事
求志之計余告之曰瑩中之志則善矣以余所聞士之為
學固將以任天下之事故古人之學不專在於書子路何
必讀書之言聖人特惡其佞而不以為非焉誠以其理如
此故也今瑩中所以入而服乎官政出而治乎民事者無
所往而非學但能於臨政處事之際判別義利一劍兩段
惟其理之是者從焉則學莫先於此矣何可以世務為外

初仕宦為妨學而必欲進而去之然後為學若若是則非
儒者之學矣雖然瑩中儒者也非不知此而且云云如此
得無有所激歟嘗聞黃勉齋之言曰欲救今日世道者須
先扶起沮溺等人夫不仕之無義長往之廢倫彼豈不知
而決性命饕富貴無所不至者為末俗痼習故寧有取於
此以立庶耻之坊耳瑩中之意其亦出於此歟瑩中曰非
也吾有大憂焉夫所謂一劔兩段固難而其所謂判別義
利又是前一截事皆於此察之不精則其不至喚鐵作銀
認賊為子者希矣聖賢之言布在方冊求之則在而不可
以市朝膠漆之膏次鹵莽以求之也歲月如流一往而不
復屈指吾年今已四十有七而憂覺一關依然打不透雖

欲不悲得手此吾所以有杜門之願而不暇念其晚暮而
難成也余為之瞿然曰公之計得矣抑聖人之言曰朝聞
道夕死可矣聞非耳聞乃心得之謂此吾與公之所當勉
也瑩中曰善於其行遂書以為贈亦因以自警焉

石川慶壽詩序

子路曰傷哉貧也無以為養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
謂之孝夫貧富有命不可有厭惡歆羨之心而子路之言
微有不能安之之意故聖人告之以循理樂天之事焉若
其有財而可以為悅則旨甘柔滑極晨脯之忠養而歲時
伏臘具酒肉迓賓友以樂其心乃人子之至歡而亦聖人
之所許也豈不樂哉吾鄉石川文福人也早占蓮科晚館

銅魚年七十而韶光不落腰不僂眼不眩康健與強壯時
無甚減三子侍膝下內外諸孫滿堂而皆業詩書三子者
家又溫未不負而是義不藝而內常日奉養無缺古人之
所傷者既無心至其前矣石川丈之壽辰適在百物皆成
之後膏發未至之前三子者慶其親之壽而康也愛此日
之吉而難遇也則必設筵以壽之滷酒陵肉而不為際石
川丈有友少相歡老而無替者三人焉主簿宋公縣監尹
公其一則余叔父也三子者請賓必先造其門焉或不能
致則雖賓客滿座而石川丈無歡心故也奉壽觴畢則主
獻而賓酢衆相酬而酌無筭飲多而歡甚則諸孫歌而三
子舞禮不愆而樂未有艾焉如此者歲以為常三子者之

事親至此而可謂能養矣享其養者宜知人之以福人稱
也歲丙午李君叔平即席賦詩以慶之李君必受業於石
川其贊喜之誠在賓友中最深宜其稱道頌祝之無已也
既而書其詩于一冊空其下以待後來諸作令余序其端
余於三子者族也友也其敢無一言乎抑嘗聞君子之孝
有大焉孔子曰立身揚名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所謂立
身非紆青拖紫之謂也所謂揚名非銘彝勒鼎之謂也敬
勝怠義勝慾以淑慎其身使人稱之曰君子之子則為親
榮大矣願以是為三子者勗之萬曆己酉七月日序

五賢從祀廟庭執禮契帖序 辛亥

寒暄一壺靜庵晦齋四先生從祀文廟之請自庚午始及

退溪先生歿則多士之願益切而請益勤積三十有九年而先王未之許非以為不可特重其事而不敢遽耳萬曆庚戌即我 聖上踐阼之二年而釋衰之初載也首詢于大臣而允其請非有所不得已於公論實睿斷先定也乃以是歲之九月辛亥親釋奠于先聖先師先五日命官祭告以五賢臣序于兩廡于時祭官館宮凡三十八人相與議曰夫以五先生學術之正道德之美宜列於殿食久矣而縟禮之舉適在於 聖上訪落之初公議之爵者以伸士氣之沮者以振吾道之晦者以明政化之未醇者以醇焉茲非曠世之盛典而有國之大慶歟凡有秉彝于中者雖農工商賈興臺廡隸之賤亦莫不心悅色喜塗土加賀而

巷歌矧惟吾儕沐德於絃誦之場趨風於搢紳之班目覩千載罕有之盛舉而又得躬執事於廟庭俎豆之間其所快榮幸之深又如何耶錄其年月列其姓名入之繪畫而遺之子孫使以為美談不亦可乎遂各出紙布屬之申正鑑柳司藝渙幹其事越明年柳君以書來曰帖今成矣諸君之意咸欲吾子之記其事子其可得而辭耶余惟吾東方自檀君至麗季上下數千餘年非無英偉卓犖之才而求其用力於聖賢之學有聞於中正之道者則僅有圃隱先生一人而已而我 聖朝啓運百數十年之間五先生者相繼挺生講明聖學精思而力踐使孔孟程朱之道粲然於海外偏荒之地豈天之生賢踈於前而數於後耶此

必有其故矣人主一心為萬化之根惟其所存而俗尚之
美惡世道之污隆係焉其幹旋運轉於冥冥之中者衆人
瞽焉而明者察焉恭惟 聖作神承其所以經理庶政者
悉以興學為意而崇儒重道之誠本諸心為法於家則群
賢之蔚然而興以斯道自任者顧不由於此歟人徒知五
先生生質之美學力之深足以繼往聖開來學而不知
列聖培植之功有以致之則不探本之論也今 聖上又
能表章之尊師之以恢弘 祖宗家法其鼓動振作之餘
安知無豪傑之士見聞而知之者出達則有以興禮樂之
治窮則有以明聖道之傳耶吁其盛矣獨奈何盛典纔舉
而邪說便行誣賢之語略無顧忌嗚呼彼豈無秉彜之天

耶惟其偏私之見蔽之於前忿狠之氣迫之於後不覺其
自陷於媚嫉之歸此其可哀之甚而不足怒也又况區區
所謂幹旋運轉於冥冥之中而為萬化之根者必無感志
於彼矣庸何憂乎時適有是事曰并及之以諭于諸君而
以俟來者於無窮云

虛白亭文集序

文之不足以定天下之士久矣閑博而信其人則失之相
如要妙而信其人則失之子雲是故君子之於人必先觀
其行已大節然後之可得而論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
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此君子尚友之道而論文者
取則焉可也余觀於故判書虛白洪公之文而得其所謂

大節者論拒諫諫打圍兩疏是也方燕山淫虐之日愆敗
度縱敗禮以人為嬉以殺為儼屏論思之臣罷諫爭之官
言或逆耳則駢首而磔戮之其兇暴之威不可犯之勢譬
如虺怒之虎磨牙鼓吻盛氣以向人而乃能握持正議反
復開陳以畜其所欲有如端笏治朝與明主論說至今百
載之下其引筆伸紙神閑色定視刃鉅如軒冕之氣象在
人目前嗚呼壯哉其不殞於殿陛叱嚙之下者特忌憚之
乍發而終不免於避荒困殛之餘者乃理勢之必至也世
有以從君於昏徒死無益歟公者此則責備之未能權者
也成廟之恩不可負而委身之義不可忘匹夫之進不
可為而色舉之智不可用則當前直路更無他歧只一死

字為安身立命之地而益與無益不暇計也當此時若以
徒死為戒則延合苟容助桀為虐凡可以得生者無不為
已此公之所大惡也嗚呼論其世考其行而大節如此則
其摘筆播馥膾炙人口昔直公之賸事而潤色王猷為一
代宗匠他人亦可能也孔子曰審武子之智可及也其愚
不可及也豈不以平世易於治職危亂難於盡節耶余於
公亦嘗僭為之評曰為成廟之名卿易為廢主之直三
難為黼黻之文章易為撲實之諫說難千百世之後誦其
詩讀其書者必有以徵余言之不誣矣公諱責達字無善
謚曰文匡虛白其號也受知於成廟甚見寵擢累掌銓
選典文衡凡十餘年平生所為詩文甚多而禍作之日散

失不存子孫之收拾龔藏者僅若干卷而未及刊行今求禮縣監崔君挺豪公之外裔也為之捐俸入梓以余亦忝爪葛而適按是道以書來索一言甚勤不敢辭遂書平日所感者以歸之萬曆三十九年八月上浣嘉善大夫全羅道觀察使兼兵馬水軍節度使鄭經世序

尚州鄉案錄序

丁巳

鄉有案何辨世族也辨之何用將使之綱紀一鄉而正民俗也然則取其賢足矣必求之世族何為鄉人所尊畏能彈壓吏民非巨室則不可也嶺之南為邑六十餘比比有案獨福州與吾尚最盛而與其選最難曷為盛且難世族多故也余少從父兄後得到鄉堂出壁函所藏所謂鄉案

者而敬閱之則有如入海觀龍不勝其富而國初以來名公鉅卿姓名錯落相望於其中夫其仕于朝者既能以左右聖明為政於內外不仕而淪跡于鄉間者猶足以綱紀于一鄉而正其俗國欲無治得乎此嶺南所以為國家根本而國家之取材恒於此也吁其盛哉壬辰之亂案為兵所燹歲乙未鄉父老金公鍊金公體信金公覺康公益敬朴公汝珩諸人相與慨然追記而錄之十存二三而所傳聞之世尤多闕焉且其歲月先後無得而徵遂一哀揆寫而題之曰尚州鄉案舊籍後生晚出觀於是而亦可以見吾尚之多賢也獨其喪亂之餘事出登剝紙薄而易破字細而易漫將無以遠其傳今年夏友人李君煥首鄉席見

而歎之即謀諸同事易以厚紙粘以文段要余以淨寫余為先代姓名載焉不敢辭以拙腕弱不能卒業則以康上舍應招丁上舍彥璜李秀才大圭繼之自乙未以後則又詳其歲月謹其次序一依平時規例又得周慎齋序文於其集中屬其弟侍讀君竣大書而弁其首其用意亦勤矣是籍之傳自今伊始將與國家億萬年無疆之業同其悠久顧不避歎抑其德修於身而達于家邦為損於國有榮于父母之鄉不但為一鄉之善士而止此又書于籍者之所共勉也

觀梅唱酬序

余昔為希庵文作菊圃記嬴菊而翰梅蓋謂菊能傲霜而

梅不能衝寒與梅李相雜也寒岡大植梅環繞其居號曰百梅園守愚公嘗過焉索斧欲盡伐之亦病其晚開也嶺南瀕海之地臘月常見梅稍北則已不能况吾尚近嶺地寒其晚也固宜人之愛梅者率以植株植之盆結架為倚接秋冬交處之密室以發之窮冬之月天地閉塞一亢生物之意幾於熄絕而瓊瑤玉珮的皪芬芳一室之內春光爛然此雖人力有所與而物性之貞高不可誣也雖然余之前日之評直責備賢者之意耳有精神焉有標格焉有所謂真香純白者焉縱使雜然於桃李之場王公廝隸迥然不相侔自當為百花之魁矣烏足病哉培植之保護之以遂其高可矣乃欲斬伐而芟夷之則非戲即激無乃過

手友人李叔載得一槎於巖竇根拳樹矮而綴其甚繁以
盆盛之置諸几案間其遭遇有數又非區區倚接者之比
也丙辰冬余與諸友賞焉各賦一詩以記之聞而和者亦
多叔載乃列寫成冊命之曰觀梅唱酬余之記菊圃也亡
友金汝遇盛為梅籬屈令余作解嘲語諾之而未能也今
諸公唱酬中獨無汝遇一句遂愴然言此弁之卷首以答
汝遇意云萬曆戊午九月下澣愚伏山人書

綠玉杖序

朴郎中潤甫與余同寓三門外以暇日相從甚款一日語
余曰往在癸丑歲先君子赴嶺幕過辭于太學士五峯李
相公則相公出一策贖之曰此中朝之玩世所謂仙人綠

玉杖也聞太夫人今春秋九十有六敬以此為大夫人壽
大夫人千歲厭世之後付之龜鶴主翁翁歿令其家還我
可也先君子拜受而歸以獻于王母王母以為榮倚之堂
壁作一家珍寶而不敢杖蓋王母年雖高步履輕快上下
堂不用扶故也歲戊午王母年百有一而終是時先君子
已蚤世琿不敢忘先君子所詔太學士之言即送于龜鶴
金公金公尋亦下世完璧之貴尚在於琿而惟是曠世珍
物不敢付之隸人或為匹夫之璧久矣今琿將躬納于太
學士請一語以歸而恨不得階主焉願子先有以唱之使
琿有所藉而請則幸矣余曰詩非所能杖可得而見乎翌
日以杖來諦視之儘奇焉蓋以為竹也則浮輕而非竹矣

以為葦也則堅韌而非葦矣雕刻之所成毀則泯然而天
矣造化之可為歟則皖然而巧矣且凡物之堅者必重其
輕者必脆之杖也運之於掌而不下墜委之以身而不撓
折殆不可以理究矣獨其扣之而其聲訕然涕泫之而其
光溫然非玉而以玉名者其或以此歟抑人之寓物於人
也雖時月之間有毀焉有失焉不如期者常多焉今太學
士之言始若曰戲而發而終能吻合於十四年之後太學
士今年七十有四而耳目聰明神氣惺然宜其作地上仙
人而之杖之來自中華遷于嶺表復返於太學士者庸非
數耶吁奇矣桃竹赤藤一尋常物耳而得二老之詩以名
於宇宙况之杖也耶公以此告于太學士則太學士其亦

不靳矣丙寅六月既望愚伏道人書于城南之寓舍

記

一默齋記

余在朝以一默自號蓋取諸萬言萬當不如一默之義也
己亥春以嶺伯病解職歸食于家一日直諒友金君汝遇
來訊曰子之號以默必有說盍以告余余笑而不言強而
後諭之曰曩余之幼也質癡而鈍見人則報報然言不能
出諸口及其壯而行乎鄉黨也亦未嘗肆氣而妄言以得
罪於父兄宗族此則吾子之所知也一不幸而早捷巍科
二不幸而厚竊虛名三不幸而驟躋顯列志滿而氣得則
質與之化向之癡者慧鈍者銳報者覲而言遂肆矣入告

子冕旒則觸犯而不婉昧於納約出語于卿相則剛傲而不遜懼於忌諱論人則近於好訐說事則失之果敢終至於此惡彼數動輒得謫前跋後蹙七顛八倒雖蒙聖朝寬宥得免於刑戮而首躬進懲漿背粟膚不勝其自失之悔此余之所以困而後喻迷而思復寧緘口結舌守吾純愚惟喑啞是效庶或有以善其後也汝遇慄然而變乎色曰噫何子之誤也衮職有闕其可默乎朝政不舉其可默乎賢邪雜進則可默而不辨乎義利混淆則可默而不分乎不仕則已一日在其位則不匡有刑而况子之升於朝也初非有姻婭權貴為之汲引焉真所謂自結於明主者而樂讜言賞直士又吾君之能事則今子惟當益言

所知益盡所言求所以報答知遇而已何可徵一跌而畏多口隨俗變化斷方為圓阿諛苟容以為利祿謀耶請速易子之號可乎余曰子之言余固不堪然吾子有教敬聞命汝遇適然以笑曰人臣之事君以默為罪學者之治身以默為德余布衣也言非其責所處者鄉黨也行宜拘拘而樞機不慎交誼交病內隳德於己外招怨於人夫以好議論人長短妄是非政法馬授之所不願於子孫而余皆有之於身豈不慙哉請以子之所以自號者扁吾之室而樂吾之病可乎余曰知子者莫余若子雖多於言不至如此然吾子病之乃所謂重以周也二字名言苟可益於輔仁之道者余何敢認為已物而靳之於吾子乎敬聞命汝

遇拱手而作曰然則請申一默之義而終教之可乎余曰
余之說有進於此者當為子究言之夫人心之動非言則
不宣聖人之道非言則不傳言其可廢乎言而失當則不
如默固也彼謂萬言萬當不如一默者乃過中之論而不
可以為訓也孔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
而與之言失言此以人而為語默也子思曰邦有道其言
足以興邦無道其默足以容此以時而為語默也孟子曰
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餽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
餽之也是以事而為語默也從上聖賢何嘗教人專用力
於默乎必也當言而言當默而默然後乃為合於時中之
道耳今子士也希賢而學聖者也苟有志於謹言則當以

顏子之非禮勿言為準方其言之發於口也必先求諸心
曰合理乎不合理乎擇其合理者而言則夫人不言言必
有中矣從事於斯用功純熟則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矣
又矣默之足貴耶此乃吾與子之所共勉也若或膠守默
字必欲以不言為德則是不過為撐眉面壁之禪而已然
則一默之云非惟不宜於余而且不宜於子矣子亦何取
焉汝遇起而拜曰子之言善敢不服膺然嘗聞魯男子之
言曰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余姑以一默名吾齋萬
曆二十九年元月上澣晉陽後學鄭經世記

菊園記

希庵文尹公季守氏少而貧老而窶能受命焉爨清醜塵

而夷然不以為意堂前闢一小圃樹其中以菊近數千叢
晨培而夕灌用力甚劬而不自知其瘦蓋將以是為終老
之樂而亢世間富貴榮利聲色玩好皆無以易之也余嘗
造而問曰水陸之花可愛者甚蕃而博雅之評以梅為魁
者誠以標格之清高容色之潔淨精神之明粹韻氣之芳
烈可以壓萬卉而朝之也今子治圃菊專而梅遺無乃取
舍之失宜而好尚之偏乎公笑曰子之言是矣人情各有
所好好之深則又不能無偏吾之於菊正猶子敵之於竹
伯倫之於酒吾非惡梅而不取愛有所鍾而不能徧及也
抑有一說焉當為子究言之古人之所貴乎梅者非獨子
之所稱而已抽芳心於臘前戰風雪於陰壑其操為可尚

也奈何今之所謂梅者爭雨露之恩於桃李之場而或及
後之服禁之服行禁之行則禁而已矣此渡淮之橘變艾
之蘭所以見賤於君子之論也若然則雖謂吾惡梅而不
取吾亦不辭矣春秋之月天氣慘慄風霜合圍草木凋傷
向之綠者紅者芳者妍者悉皆摧落而摧折蕭條悽悽之
象一望而無際矣吾乃以山推芳菊入吾圃而視之綠葉黃
英敷腴爛熳堆金疊繡絳繡滿目初不知天地之有風霜
二氣之有肅殺譬如正人君子端笏立朝陰邪讒毀之患
左右交至而神間色定不易其所操也伏節死義之巨刃
鉅在前而視頽如榮焉賦而不屈也避世長往托鶴隱遁
之士草衣不食絕芬華之外慕自襲於荒間寂寞之境而

不思文集卷之十五 十五
不求知於人也絕代佳人幽居空谷畏芳姿之難保守貞
心而自潔羣袖獨立不見濡於行露也使吾神凝目注情
性和暢愛玩怡悅終日而不能去時或呼兒呼婦命以大
爵撥奠而飲之一飲輒盡陶然卧養遙結歌數曲或朗吟
陶詩數篇益然春風在吾圃之中矣又何暇知有所謂花
魁者而頌吾之哉預也亦余起而拜曰先生之樂真矣是
足以終老矣萬曆癸卯春三月辛巳晉陽鄭經世
記

城津山城嶺海樓記

長白之一支南迤而為唐天又東馳入海而為城津左右
前三面皆海獨後一面連陸而高峯峙焉乃夫作四塞之

險固而據一路南北交界之衝真所謂我之所要賊之所
害必守而不可失之地也其上舊有土城城中有海倉登
未凡胡之變湖嶺及嶺東糧餉皆輸委焉城久而漫廢不
治有年乙巳丙午間 朝廷命修築之且以武弁差居山
察訪使就此治郵館率師入其中為緩急保守之計部
卒不便之無城中井泉不甘城外有川而賊至則病不能
汲欲築外城則病無方事遂寢一時論形勢識時務之人
咸嗟惜之歲終壬子虜有不遜狀方伯適被逮 聖上北顧
而憂之令備邊諸宰簡其代今監司崔公寔膺其選臨軒
之日 一而命之曰今日北門鎖鑰之任惟卿可堪其往悉
心力公以明敏練達之才加之以威奮淬礪之誠治軍實

緝兵械修城池峙糧儲凡係綢繆之備悉皆殫思竭智夙
夜經營而尤以恤民隱固邦本為先務前此北方連歲凶
歉荐以疫癘民飢困且盡公至之後二秋皆饗民產稍恒
公曰是可使也城津之役可興也遂與北兵使李英相度
形勢上聞于 朝恢拓舊規設築外城起後峯之巔左右
迤亘各石數十步而城之兩尾入于海至人不可通處而
止然後向者城外之川始為吾有而賊之仰攻於後峯之
下者可俯而擣其頤矣公嘗病諸處城役率皆聚土累石
僅同戲劇繞築旋圮修繕無已時如六鎮土城為塞民一
大弊乃募匠伐大石以營之其規模大略倣戚氏新書之
制乾後峰最峻處設大砲樓以臨之城之高壯堅完甲於

八路軍民之役于是者皆知其經遠之慮必守之形有所
樂而不怨有所恃而不懼焉城之左右皆設譙門合而扁
之于其左曰嶺海樓據形勢也城盡處積以巨石設亭障
其上恰與山海關之望海亭相似扁之曰望海亭募中
華也軒曰朝日不忘敬也臺曰斬鯨志殲賊也既訖工率
將士以落之以書來屬余為一言余惟王公設險以守其
國有國之大方而世之論者有曰城不必築有曰城不可
築其謂不必築者以為人君誠能得民心以為固使之愛
我如父母則敵自不敢動雖動可以制挺而捷之城莫固
於此嗚呼孟子所謂固國不以山谿之險者蓋言雖有地
利必得人和然後可守不可恃彼而忽此耳非謂夷城湮

塹坐平地以待暴客也彼此本末雖有輕重其為不可廢則均也而今欲廢之不知孰甚焉其謂不可築者則以為壬辰兵興而後在處築城而無一城得利屬民之機械耳陷人之阬窞耳安用城為嗚呼無膽之將不教之民望塵而慄開門而走此豈城之罪哉烈士忠臣嬰城死守以遏方張之賊者古今何限而今不據此以証城之可守獨舉樞夫怯奴以訾城之不可守是何待一世之薄耶其不仁又甚矣法曰有餘則戰不足則守吾未知今日之勢處有餘乎處不足乎不及此稍暇時擇要害之地設險以待之則不幸賊來將不免且有降與走之譏而以賊虜遺君父之罪又可贖恥公之所以汲汲於城津之後而不以民

勞而止不以俗論而懈也嗟乎築城非難而得地之為難得地非難而得人之尤難余嘗承命于南遍歷山城非不險且固矣而往往高絕僻遠可入而不可出可以自保而不可以遏賊勢賊過其下睨視而無所憚不得地之過也今城津則不然據大路之隘以一面當敵出擊入保惟賊是視而賊不敢過此而深入公之於地已扼其吭而聞又以置大鎮擇良將建請于朝此即得人之謨也公之於城可謂美無遺策矣雖然城之策又有進於此者向所謂人和者是也苟不得之則城為無益而終見笑於或者之論矣可不懼哉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公之趨朝不遠其以是陳之於冕旒

則天下有道守在四夷余雖不武尚能為公誦之公名瓚
字瑩中歷敷中外所至有聲績是後也始而協謀者即北
兵使也繼而敦事者防禦使金景瑞也別將李一元堡將
白善男韓希雲皆能盡心聽命以潰于成云萬曆乙卯夏
具官鄭經世記

跋

興陽李氏家牒跋

余友李君叔平錄其先代叙系如司馬遷世家之例而加
詳悉焉名之曰家牒蓋將以為一家之史而遺諸後也成
而示余余得以繙閱之既卒業而嘆曰嗚呼吾東方文獻
不足人雖有嘉謨懿行足以為訓於後者率皆湮泯而不

傳不數世而其子孫已無得而知者今是編也溯流而窮
源循本而尋枝上下十五六代言行事蹟皆燦雲仍秩然
而靡所遺使子孫見之者得以寓其羹牆之慕而思所以
繼述之則叔平之用意於貽謀者蓋亦勤矣而蘇子所云
孝悌之心油然而生者正謂此也其有補於世教為如何
哉余於是又有所感焉世之名門望族震耀於時者非
不多矣而一再傳之後或不免衰替不振降為民伍遂喪
其箕裘之業甚則至於絕滅而不嗣向所謂震耀一時者
僅餘為過耳之鳥音矣獨興陽之李發源長而流派遠代
不失為衣冠甲族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余於此而微
之矣觀衛尉公之勇於取義大憲公之忠於奉公清白傳

家如金尹公寬裕容物如執義公李之善可謂積之厚矣
其見祐於天綿歷其世代者非幸也宜也今叔平又能與
其伯氏叔載勤學而力行其孝友之實誠慈之行已信於
家邦而益相與勉勵日邁月征者積善之事則自今以往
李門之慶其有艾耶興陽家牒之作將不止於此一編而
已吁其盛矣遂書此以勗之且以勗其子孫於無窮云

書養正篇後示桂兒

余年八歲時先君子課以文公小學書日用間提耳以孫
悌之方者甚勤且切不肖無狀未有以奉承遵守之終無
所成就然猶未嘗以悖慢之行得罪於州里者皆先君子
教誨之恩也今余有子亦年八歲矣顧乃耽於玩弄而闕

於訓誨是為不愛之甚也嗚呼古人所謂方知父母恩者
豈但於養子而知之耶余既悲且懼欲依先訓課以小學
則又慮其懵於文字不可以猝語也遂就朋儒所撰鄉校
禮輯童子禮篇中稍加刪改令雅馴者易曉手寫以教之
名之曰養正篇蓋冀其涵濡於此而不至於驕惰壞了也
嘗聞程子之言曰洒掃應對形而上者也夫洒掃應對人
事之至近者也形而下者之至粗淺者也然而其中自有
至理而為仁之本在焉故曰形而上者也下學人事乃上
達天理之階級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則是篇之
言雖甚淺近而作聖之功實基於此其可忽之而不勗耶
若夫修身大法備在小學書此特為之路徑而已非欲其

安於此而不求進於小學也其勗之哉萬曆甲辰季夏上
澣養滂以書

書武夷志後

余讀晦翁武夷精舍記及棹歌十首未嘗不神遊目想恨
無由鞋杖於其間也今適分符此邑得武夷志於徐君行
甫慶公餘披閱之甚熟則三十六峯九曲溪流沁洄左右
奇形異觀殆若身歷而目擊之豈不快哉遂為之謄寫一
本又得九曲括圖一幅倩工撰寫置之卷首仍付退陶先
生和棹歌十絕于卷末俟他日官滿歸山靜中諷詠則豈
不尤有味趣也耶嗚呼越中山水氣象淺促武夷未必為
寰宇第一而後之評仙區者莫不將作第一件話頭必欲

置之圖畫之間而寶玩之何耶是必有其故矣盍思之哉
丁未秋夏書于蓮城之官舍

書李叔平請停門樓劄後

戊申七月王堂上劄請停門樓之役。聖上揚然從之盛
德事也其時議者或以為民弊雖不可不慮而君父之病
尤不可不憂譏王堂夫輕重噫此言矣為而出於清朝士
夫之口耶如使門樓不作則君父之病不瘳雖疲一國之
民樓之役不可停也不然則停之何尤况王堂之意不專
在於除民之弊而已則又安得以譏之耶注之愛君不一
其道或傳之德義或保其身體當無所不用其極然必欲
就二者而分輕重則盡忠於君者當有所取舍而必不如

議者之論矣記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小人之愛人也以姑息於人且然況子之於親臣之於君當何以為愛也故曰忠臣從義而不從君孝子從道而不從父其有所不從者乃所以深愛之而其無所不從者乃所以愛其身而作所以愛君父也嗚呼此義之不講於世久矣亦無惑乎此言之出於士夫之口也友人李君叔平時為校理實錄是劉余於其私彙中見之有感而書其後是歲仲秋下泮松麓病人書

書孫季進四皓圖障子

友人孫季進以家藏四皓圖示余而言曰此吾先君子所嘗愛玩者也手澤存焉兵火之餘凡青氈舊物無一存者

而獨此幅宛然豈亦有所謂脩短者耶顧故紙易就漫滅願以付諸工人楷起作小障使後人得以寶藏而仍後以一語則為賜多矣余諭之曰諾哉公方策名清時以致澤自期豈有所深慕於遯世長往之蹤而眷眷若是耶惟其先人所遺必不其久守而不失焉此孝子之心也况其所遺有大焉則季進其可忽耶嘗聞不仕無義仕固君子之所惡如或知進而不知退終至於決性命饜富貴則此又畫中人之罪人而於先人所遺之大者為害多矣願以是昂之季進曰善障既成遂書其下以歸之若其筆勢之奇古覽者當自知余又不識畫不敢評戊申仲夏晉陽後學達城吏隱書

臨瀛館族會帖跋

萬曆乙卯秋舍城呂相公出按關東節行部至臨瀛邑之士人與相公同源者殆百餘人舉欣欣然願一望見其顏色而又慮公廳私謁不可以雜然而進則相與謀曰吾先世博睦之風吾裔孫講聞之熟矣今相公居洛下吾輩處嶺外其窮達升沉固不可論而地之相遠蓋已風馬牛之不相及六轡東詢天所以榮吾門而幸吾輩也花樹章家宗會之法族人遠來則為之會此意甚美先賢之所取也盍亦做而行之庶不替先世家風而吾輩望履之願曰之以得遂則良非幸歟相公聞而善之與之期日關公館以迎之親踈無間老少咸集除有病故外至者凡五十四人

簪紳環繞壺盞羅列秩然有禮以相敬懼然有樂以相親竟夕分夜燭見跋而罷焉相公曰此盛事也不可以無傳遂以帖字列其姓名識其歲月屬經世為一言嘗念堯之德與天為準而史臣贊之則曰親九族歸之惡至於竄殛而四岳數之則曰圮族則族之道其可薄耶成周之制大司徒以六行教民而睦姻居孝友之次教之而不率者有刑以糾之其道通之方極其至矣而駢弓之刺起於上采菑之詩詠於下則周公之化至中葉而已衰叔世又可言耶善乎蘇子之言曰一人之身分而至於塗人者勢也吾無知之何也幸其未至於塗人也使其無致於忽忘焉可也六面目不相見語言不相接情意不相通則雖欲其不

至於忽忘亦不可得先儒月會合族之禮所以作而示俗
鮮有行之者今日之事乃能髮鬚焉宜其見善於相公而
有志於厚俗者雖取以節文之亦無不可矣經世吏子茲
二年矣寧愛其民恂恂好善也且悅相公之德見敬於
族人如是也承命不辭而樂為之語云具官鄭經世謹跋

跋王成盛集序齒錄

曾子曰以文會友以友輔仁所謂會友非招請而聚集之
也聲應氣求自以類而至耳是集凡二十五人而自遠至
者八人初無折簡約日之事而不先不後同日而至茲非
所謂聲應而氣求者耶環坐一室大開眼相對大開口相
應答懽意藹然交相灌輸雖不免雜以諧笑要皆以商確

經史講評義理為主而仍切勉戒之意居十之七焉雖謂
之輔仁亦不為虛語矣其散而歸也有作而言者曰此會
甚樂蓋亦為後期以嗣之耶余曰毋有合有離者氣數也
迭運而不可齊也合則樂離則憂者人之情也代至而不
可常也離合憂樂安於所遇聽命於造物者君子之則而
吾儕之所用力也世之欲常合而不離常樂而無憂者每
生者之所以為甚惑而卒亦不能得焉此造物者之一所怒
也子何效焉咸曰然是可書也遂用戊戌故事列名以齒
而書其語於後云乘成子跋

題家藏竹石障子

東坡老人莫秀後凋之操堅確不移之姿竹君石友庶

幾似之百世之下觀此畫者尚可想見也

右朱子跋陳光澤家藏東坡竹石語也世以此本為東坡畫雖未知其必是亦安知其必不是耶苟不可謂必不是則又安知此本之非出於光澤家耶是用敬書之以寫想見與感之懷云萬曆戊午正月人日謹識

必先得成竹於胸中執筆熟視乃見其所欲畫者忽起從之振筆直遂以追其所見如兔起鶻落以縱則逝也東坡老仙畫竹妙法也余昔於一松沈老而得中朝人語名畫十卷而縱觀之其中有坡翁竹一枝長僅數寸葉不過八九而颯爽有風露氣真所謂急起而追之者也歲甲寅余守臨瀛浴牒到襄陽聞一士人家有古畫竹二障世謂

之坡筆云致紹介借未乃陰刻印本也輪節枝葉纖悉精妙有如苦心細意而成者而其圓轉活動流出天機則又非節節而為之葉葉而累之者也余雖不識畫誦坡翁之訣而諦審想象則其精神格力意非坡翁其氣有不能及而世之所云或非誣也邑有崔生名挺立嘗從石陽正遊頗知畫竹用心又精密遂買絹使臨之作墨本雖其間未免有一二失真處要亦可謂善傳神矣後聞一祖宗朝待坡竹二幅於中原令工刻石印世行世埋其石於興仁門城底至今尚在此即其本云雖未知信否而姑并識之俟博雅知畫者有以評訂焉萬曆戊午至日書

書陰符經後

南冥之學以朱子成書為最初入頭處此是其高第鄭揆
公之言必非孟浪余聞此於曹君汝益久矣獨未知所謂
朱子成書者是何書意大全語類外別有此書常以未得
見為恨上年在都下窮愁中無以自遣訪永平日未見書
讀之偶得此書一奏於申知事叔正處乃以參同契陰符
經分上下奏而合為一秩者也緒閱未竟而心竊恠之是
不過為彼學者借重誣世之為耳非儒者所宜用力豈南
冥以時偶喜之耶嘗見南冥集有一兩篇論學而專是道
家機關間用參同全句豈亦出入時作耶是未可知也且
參同契則朱子嘗為之考異証誤寫成一本見於跋語者
既詳而詩篇書尺之間亦屢及之彼託以為名亦不為全

然無據至於陰符則雖絕利一源天地之道浸敷三句嘗
見稱道而斷然以為李筌贗作至比於戴師俞麻衣易不
知編此書者何故併合之目之為朱子成書耶其註釋亦
未知何人所為而序成於淳熙乙未則乃與朱子同時人
也朱子大全中有間丘生陰符經說跋生即黃氏附錄所
云間丘次孟也疑此註即間丘所為而參以朱子跋語所
評則又知其非間丘矣黃氏附錄有曰蔡氏學朱子者也
當為一家之說又曰驪山老母註本與蔡氏本我以時物
文理指為書之末句云云今考此書則時物文理指以上
有註入以愚虞聖以下二十一句無註以此觀之則此註
必出於西山而序亦西山所為無疑此無西山文集不可

得而考也萬曆戊午春借李叔平家藏陰符經觀之曰書
向所疑者以歸之庶知其說者有以見教云後考理學通
錄黃衷集隱

再書陰符經後

陰符經序成於淳熙乙未而不著其姓名嘗參以黃說二
條意為西山蔡先生所為而恨未得其微也頃見故友韓
鳴吉遺稿中有一段攻破陰符病處而曰廬陵黃氏有何
所見反欲支中求一晦中求明既退而又進之使必售其
惑世亂道之計耶正駁序中語其意蓋以註釋為黃氏所
為也然黃氏乃元末人非淳熙時鳴吉偶失照勘耳近偶
閱今獻彙言張綸所著林泉隨筆內一款有云陰符經二

十一句蔡氏無註於是知陰符註果出於西山而余前日
所憶者幸而中矣余恐後學見此經載在朱子成書中遂
認為朱子所註故詳著之戊午秋九月書

書南秋江過金烏山詩後

南秋江伯恭過金烏詩有曰辛朝注書言冶隱秀於嚴霜
清於水又曰鳴毛命輕義重山公與達可知此理達可身
經二姓王祀梓才朽鑑中痼公身所委惟一君真知篤行
誰與比余讀而甚惑焉冶隱之登第在於禍之丙寅其為
注書在於昌之己巳而是冬恭讓即位翌年庚午春冶隱
辭以母老而歸然則秋江之意蓋謂冶隱委質於辛朝以
事恭讓為耻而去也夫禍之為脫出世多疑之如其為辛

民無疑則於麗實潛移國祚之賊耳治隱乃甘心北面而顧於取日反正之初奉身而退為辛氏立節則其進退豈不為無據何足為治隱又何足為真知篤行耶今之論治隱者指出禍昌之事且置一邊但曰以麗朝近臣知宗社將亡棄官而去 聖人作萬物觀而終身不出則茲其為不事二姓大矣豈不光明正大而必掉入圃隱分事一事二以為優劣竊恐秋江於此非徒謗圃隱乃為謗治隱也嗚呼治隱微官也無國亡與亡之義故見幾而退自潔其身圃隱大臣也以一身而任社稷之寄故臨危授命殺身成仁斯二者皆為中道而論其所處之難易則固有在矣世之好議論工訶詆者乃欲索瘢於圃隱其不仁甚矣惜

乎秋江亦不免也

跋揚浦詩稿

有妙齡客輕衫幅巾登鏡浦臺倚柱而吟肌膚若冰雪目若明星神精清散若綠水之涵秋也忽大書一絕于壁曰蓬壺一八三千年銀海茫茫水清淺鸞篔今日獨飛來碧桃花下無人見書訖拂衣去不向人說姓名見之者疑其為海上真仙跡而訪之則世所謂神童崔氏子澱也余昔守臨瀛其地人吃吃說此事不離口余聞而奇之問其人安在則化已久矣輒為之歎惜焉以未及見為恨也後二年其窳子承文院正字有海氏乃辱從余游視其外則眉目炯然扣其中所有則博學而詳說者也心竊喜之以為

其人雖不及見而得見典刑焉亦幸矣今年春訪余于寢
寘之濱以其先君子遺稿示余余得以卒業焉則詩凡六
十三篇而篇篇皆與鏡浦作相似無一點烟火筆血氣意
者清都之甄謫者耶不然安能信口吐出皆成瓊屑若然
則其不久於蟠甕固也余為之歎惜焉者庸非妄耶雖然
白以諸公稱述之言皆云以遠大有期詩特其餘事則又
安得予為之嘆惜而重以未及見為恨也耶正字謂余曰
願得一言以彰於世嗚呼此稿豈待余言而傳者但書今
昔所感於心者以歸之萬曆己未三月下澣愚伏道人鄭
經世跋

書彰賜亭詩帖後

五峯李相公以書及所有彰賜亭詩帖三冊抵余曰以吾
亭而無君語可乎老夫病矣恐不能久意賡之使得不及
泉而寓目焉則君之賜也其語意不類公平日豪氣余惟
天之降才于公將以施於世而公之用才於進為者十未
二三焉公豈有局於此而不遠者乎特余之不托於吟詠
久矣公故作此短促語以激發之耳雖不應命亦無不可
且見卷中諸作無非秀句妙筆如隋珠耀日光彩奪目不
可正視韓文公脚下豈是著文章地耶是尤不可以應令
矣噫余之詩不作固也抑公之徵詩亦可以止矣試言之
夫名義器也造物者忌多取公之亭未成而名已聞於天
下一時俊彥鋪張頌禱之作已積而成軸又從而求多焉

無亦幾於過取名耶况公之為此必欲以當一室之晤言
以自娛其岑寂耳而中朝數君子影響邈然不可得而再
覲月汀以下諸公從頭數過皆已為鬼錄其幸而存者又
皆歐陽子所謂不老則病不然困於世路者開卷撫玩適
足以愴然而傷和何有於自娛耶安用此為耶公之待譴
於郊外已五年矣而未嘗有幾微見言而蓋將廢之惟命
遠之惟命侵假而為虫臂鼠肝亦惟命公之於身固已泊
然而忘之矣獨不能忘於詩耶遂書此于卷末以歸之題
之曰跋蓋欲其止也想公觀此當為之一莞然也公往在
戊戌歲以大客聘京師得 天子賜金而還買山于豐壤
先壠之傍構屋而未完其扁則 詔使顧翰林天峻所名

去

題陶靖節詩後

清晨聞叩門倒裳往自開問子為誰歎田父有好懷壺
漿遠見候疑我與時乖盤饌茅簷下未足為高棲一世
皆尚同願君扣其泥深感老父言稟氣寡所諧紆轡誠
可學違已詎非迷且共懼此飲吾駕不可回

右靖節陶先生作也夫謂之田夫則是不過一野人而已
而謝答之言紆餘宛轉有三四曲折以迫出塵表確然不
奪之所存發之以和易謙遜之語清而不隘和而不傲雖
謂之無夷惠之氣象可也東坡乃謂淵明玩世人未必能
達道嗚呼豈足為知此老耶

書芝峯采薪雜錄後

余自未髫時從潤卿遊今白首矣其知之蓋不為不深矣其為人溫潤而簡重和易而有制深靜自守不喜交遊為文章精鍊典雅不為險棘語尤長於詩自然有人不可及處及讀是稿則又知潤卿之所用力不專在於詞華而恨平日自謂相知之深者乃淺之為知潤卿也雖然今世之不知潤卿者皆是矣獨老昏耶潤卿之學專於為己不求人知真所謂惡其文之著者人之不知也宜矣此足以見潤卿之所存矣吁其可敬也獨其中數段語未免傷於太高故謹以淺見識其下而歸之蓋麗澤之義有疑相講乃退之所謂不有益於高明則有益於僕者潤卿其必有以復之矣

復之矣

書芝峯論蔡子履中庸集傳後

老先生用盡一生心力發明聖人之言者極其精當乃所謂行之而後言者豈後學童卒然立說所能攻破耶余不識蔡君面亦未嘗見其所著今但以芝峯所論者觀之亦可以想其人矣噫聞道百謂人莫已若猶為大方家而笑而况聞道未百而謂先賢莫已若者又如何耶多見其不知量也恨芝峯之所以闢之者猶有未嚴而又恨文庵之有以啓此弊也噫

書 春宮冠禮圖後

乙丑正月二十一日庚午

世子冠禮官前期以儀註

啓益膳出五禮儀也節目甚繁而一表寫出頭緒錯雜
難於整理 世子令司鑰問於臣臣遂分為十七節逐節
作圖以便考閱其中命賓贊會賓贊而節 世之與故
不作圖官官得之甚喜精寫一併以進及日拜起周旋動
皆合禮觀者嘖嘖此固由於英明夙達而圖亦不為無以
助矣 世子時年十四歲云

書崔大容社倉約條後

事有宜於古而不可行於今者雖有志好古之君子猶病
其難行若是則古道之不復非今人之罪也至其可行而
不行則豈非可惜之甚而其因循偷惰之罪當有受之而
不得辭者矣余嘗讀朱子大全書得所謂社倉事目而率

業焉慨然嘆曰嗚呼此即成周百家立社之遺意而朱夫
子潤澤之為畫一科條不獨行之於一鄉一郡既又聞之
於朝請頒行天下今其存於書者非非鑿鑿可舉而指之
苟欲行之寧有不可行之礙但患今人無古人之澤民利物
之心耳遂贍藏一本以俟好古者攷焉乃者友人崔君有
海為揚州能仰體 聖上分憂之意留心民隱撫摩不怠
又為之節縮淨費得米一百石租二百石豆五十石雜穀
一百石將以此設置社倉遵行朱子之法問其詳於余余
欣然出贍本示之崔君歸則與邑之父老士子講明而服
行之且於社會讀呂氏鄉約以為化民成俗之計以書來
曰如此可乎嗚呼崔君之有志好古余固已知之矣施之

於政其澤民利物之心又如此其勤此豈俗所謂良吏者
比而古道之可行於今今而後益信矣雖然余見朱夫子
社倉記非一而皆以得人委任為言蓋人苟不得則弊病
百出行於暫而不行於久遠得其名而不得其實効崔君
得人焉爾乎願以是勉之崇禎二年二月日晉陽鄭經世
書

書竒高峯答龜巖書後

秋江所錄頗有可疑而貳於佔畢之去尤為可疑古人
事師無犯無隱師之所行若有可疑寧可不質而隱之
耶質之而其事果為不當寧可不省而惡之耶師雖不
省而惡之為弟子者豈有以此自貳之理乎反覆思量

恐非先生之所宜有無乃一時之人見其相遺之詩語
涉規益遂疑其有貳而秋江漫筆之耶秋江高風峻節
聳動一世而其議論之際或有不可曉處恐未可據以
為信也

右竒高峯答龜巖書中語師惡弟子弟子貳於師乃是末
俗偷薄之習曾謂兩先生而有此耶尋常每疑此錄之或
謬今見此論令人豁然其謂秋江議論或有不可曉處云
者亦良是余於過金烏山詩見之矣

書惡難圖後

知叔載者以為確實而有守不知者以為良善而無能此
其叔載之平居也余與叔載隣比而居自幼以相長大知

叔載之深者宜莫余若其能臨亂而不懼至死而不變則
人有不知而余固已知之矣至其負重而疾趨持鼓而奮
躍乃健夫勇士之技而叔載之所無雖余亦不能以期於
叔載矣此乃神天之所為非叔載之力能然也今夫避兵
之人負嬰兒而走平陸猶患不能致棄而逃者比比也
回鄧攸豈其心不足於慈耶勢有所不能也叔載以筭然
羸毀之餘擔七尺委頓之軀越深壑登峻坂以能兩全於
白刃交至之中是豈人力之所及耶嗚呼人患不能叔載
之主誠耳苟能之寧有動不得底神天耶古人謂天高聽
卑亦據蒼然者言耳其實地上皆天在傍皆神朱夫子所
謂天人幽顯不隔絲毫者乃為至論而余以叔載徵之矣

雖然有所為者非誠也發於暫者非誠也必無偽而不息
然後為誠之至而能有所動余見叔載友愛之心自表至
裏無一毫修飾自少至老無一息間斷叔平嘗病暴虛幾
死而蘇積累月不瘳叔載晝夜與居頃刻不離時其飲食
調其藥餌適其寢興以底于完實其至行之乎於神明
非一日矣死生危迫之際如呼斯應如取斯有者不亦宜
乎叔載之所不可及者尤在於此余恐觀此圖者或莫之
知故表而書之使世之論叔載者知平日之純心為本而
倉卒之所樹立乃為其所推去

愚伏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愚伏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表箋啓檄

謝 皇帝降勅勉諭表 丁酉

藩翰職缺久俟譴罰之加履憐仁深忽蒙勉諭之降驚惶
 罔措涕淚交零伏念臣志切除兇才慙戡亂莖氛未掃與
 賊同天六年春兵又來蹙國今日百里屬茲王師之再動
 念惟侯度之復愆修矛戟而偕行敢曰奔走先後具篋壺
 而迎勞奈之囊橐糗糧雖力綿之自悲抑罪大而難恕何
 知式穀之誨遽下無似之身如絲出綸丁寧十行緒訓若
 父詔子思義一家嚴君睿眷實超於尋常威顏况承於咫尺
 顧復答捷孰非鞠育之慈雨露雷霆均是長養之道所

謂愛人以德蓋將王汝于成伏遇乾度包容異命申誥匪
怒伊教指示可生之途轉弱為強振起垂亡之勢遂令駕
質重被龍光臣敢不棄舊圖新積誠思奮仗皇靈而馳騫
庶效廓清之功獎臣隣而經營以答策勵之意

謝 皇恩表

萬曆三十六年戊申之二月一日我 宣宗大 三棄群
臣計聞 天子遣行人司行人熊化 賜謚曰昭敬有
得又 賜贖若祭明年己酉四月始至以本月二十八
日五月三日節次行事訖 嗣王差陪臣李光庭尹昉
齎表詣 京師表曰

不獨親而同愛盛德常逮於賤微以厚生者恤喪 隆恩

無間於存沒仁均覆載感徹幽明伏念臣獲戾神祇降詔
家國扣膺西日不由追攀稽顙北辰敢申赴告詎意憐悃
之發乃及踈迹之臣虎節遥臨宣引行易名之冊龍光荐
被備歸賜釐毫之儀義固大於重終禮亦豐於從舊茲蓋
伏遇 皇帝陛下蕙利萬品洞燭四方軫小邦橫遭寇戎
拯濟淪溺察先人夙謹侯度屏絕讒訛肆當復土之餘愈
篤自天之眷臣敢不兢戴父母蒙銘心肝五物罔怨庶負
漸海之化一息尚在彌殫祝嵩之誠

天啓皇太子薨逝陳慰表

天心有眷方騰小海之祥神理難詳遽晦前星之彩謳歌
望缺驚惶情同欽惟丕承顯謨無競維烈欽時五福用敷

錫乎庶民篤生一人賀元良於萬國寧知甲觀之慶未到
醉盤之期冀勉抑於淵衷庸俯答辛興悃伏念猥蒙洪造
忝守藩封以攝奠親縱違魯帛之禮克昌厥後倍彈華祝
之誠

天啓皇帝崩逝陳慰表

恩露率土方切祝崗之誠禮陟配天遽傳憑几之命日月
所照摧慟齊深欽惟孝友同心倫序嗣服儀音已遠傷弓
劔之莫攀著存不忘即義塋而有見願思繼述之重勉抑
哀疚之衷伏念臣職縻偏藩至後同軌奉主兼幣雖阻應
門之班譬星拱辰衆增象闕之戀

崇禎皇帝登極陳賀表

龍德正中時升九五之位鳳曆更始方屬半千之期六合
同春萬物咸覩欽惟文謨武烈聖祖神孫雷厲風飛刑賞
不出於喜怒乾清坤奠率普盡入於經綸肆當繼照之初
益膺申命之祿伏念臣職在世見跡滯藩維聽詔山東自
幸復更無死懸誠極北請祝壽富多男

皇太子誕生賀表

一索得震慶元良之篤生兩明成萬垂重熙之爽業神人
叶吉率普騰歡欽惟 皇帝陛下德備剛柔姿挺英武經
邦道大致土宇之取章贊化功深見天休之滋至肆當河
清之會誕膺海潤之祥伏念臣跡滯東隅心懸北極九成
韶奏雖阻鳳儀之庭萬壽嵩呼尚伸鰲抃之賀

謝賜兒馬馬粧箋 乙未
駑才忝講席方懼踰分之榮駭相帶華粧忽蒙掃世之數
無階報答祇積兢惶伏念臣等識劣窮經技止佔畢學孔
子乃所願虛竊小儒之名待文王而後興利見大人之造
猥叨玉筭之清列得依日月之耿光頃屬闢帷之初方篤
絕韋之志針豸象凡更四聖人而成潔靜精微豈是一
末學所究每當顧問之際實患講說之難音訓句讀之粗
分何裨聖學之造詣象占辭變之莫辨自歎舊業之空踈
久覩尸素之貽誠常畏負乘之招寇豈意自天之嘉貺乃
反行地之良材初出天閑疑銜闕下之戀乍蒙華飾如於
日邊之恩為光矣膏於百朋不稱恐歸於三禡切則慙於

繁儻資何蕃於真龍伏遇健以自強純亦不已痛方深於
新瞻尚可緝熙學已究於天人益勤下問謂臣等雖之滄
埃之報憐臣等猶有歲月之勞存睿眷於夕惕之中隆晉
錫於晝接之後敢不乘以拜賜感之銘肌老馬為駒縱知
長途之難效燭火不息庶資大明之時昇

謝錄勲恩例箋 代人行

麋鹿命賤只俟溘盡之期犬馬勞纖與蒙大賚之典以策
為愧雖死猶生伏念臣學劣窮經才慚識務夙承恩於帷
幄曾幾運籌之能逮伴食於廟堂寧有補袞之績頃值國
運之中否如非聖德則誰興負羈絏以從巡自知孤偃之
多罪竭股肱而盡瘁敢望孔明之純忠微功莫效於重版

積矣竟連於官謗何圖今日懋賞之命併被當符負國之
身貸斧鉞而存鼎彝陶鎔已過於洪造錫車馬而發倉廩
便蕃有踰於栢料方懼賞借而及淫敢念福過而來孽望
五雲而洒淨皇天后土當鑑衷誠撫一生而增憐白髮蒼
顏太迫遲暮緣何垂死之驚實獲蒙自天之龍光茲蓋伏
遇仁深報庸德重舍垢屈群策而成大業不讓涓塵眷眷
物而思微勞無棄簪履肆錄一割之用特施再生之恩臣
敢不銘感在心省愆追往墓木已拱此生雖乏報恩之年
朽骨難忘入地猶為結草之鬼

冬至賀箋

也中陽德始露生物之心天上休徵備應調元之化神人

胥悅朝野同懽恭惟以聰明資撫盈成運戎疾不殄方殷
啓聖之憂大曆無疆永配求福之命茲當來復之節茂膺
交泰之祥伏念駸職鶉墟懸情象魏鳥獸率舞雖遠左城
右平之狂犬馬微誠遥伸日升月恒之祝

誕日賀箋

河清五百歲幸應生聖之昌 龍飛四十春復屆赤靈之
節慶隆 宗社喜溢臣民恭惟簡在上天首出庶物保烈
假於戎疾弘濟艱難運曆命於舊邦永康肅祿肆當虹流
之日益膺川至之休伏念 千秋進鑑
雖微補衮之忠萬壽呼嵩倍切傾陽之懇

慰國哀箋

大德必壽方誦華封之長言宗命遽傳莫攀鼎湖之頹馭
含生齋痛宗恤何堪恭惟主鬯元良出天仁孝王亦一飯
久彈露禱之誠帝與九齡未協神通之夢茲當禮殿之日
曷極孺慕之心伏念繁官鶉壻懸情象闕念舊恩之難保
虛功寸丹望層霄而長號若觀深墨

中殿慰箋

聖曆無疆方祈日昇之福祿仙御遽陟空遺月出之衣冠
痛震重宸哀纏率土恭惟幽閑盛德端一徽首壺範內修
正助隣趾之化宮車是駕求違翟茀之朝坤承之義既深
胙合之情何極伏念職縻南藩誠懸北闕望六龍而莫攀
路阻霄漢向五岳而長慟泱泱泉臺

賀即位箋

宗社有慶一入元良日月重明萬物咸覩朝野胥悅動植
均懽恭惟 德著潛宮仁開遐壤惟聖所簡蓋嘗薦於天
暴於民圖功收終是以踐其位行其禮自東西南北而無
思不服九謳歌獄訟者皆曰吾君伏念地阻呼嵩誠存拱
極身在外心罔在外敢忘疎遠之愚志休無疆恤亦無疆
竊析初始之哲命

謝賜衣材箋 癸亥

臣於昨日入侍朝 講訖纔退即 賜以粉紅絹一匹
潞州藍紬一匹此必臣所穿紅盤領日久弊裂未及改
備以致 聖命下燭至勤睿念臣實惶恐無地措躬竊

念臣猥以懵陋忝居 惟懼幸粗備顧問之萬一實無
所長可取而 聖眷隆洽有踰尋常 軫其窮乏則
優以三饌 憂其疾病則 濟以神丹此豈愚賤下臣
所得於君父者哉臣常嚙感在心圖報無路至於衣材
之 賜尤是曠世 異數臣登受下拜不勝感激謹
上箋陳謝者伏以

惟德是章衣裳方慎於在笥其服不稱 榮光有愧於施
身間 命若驚有淚先瀉伏念臣章句末業罪豐餘生無
死復更幸值風雲之盛際不違咫尺叨依日月之耿光每
當 晉接之筵自慙蒙學之陋只憂素食之有剝孰意朱
帟之方來敷教含風看應清於當暑華綉尚綢淡不厭於

在中學學自天題封跋踏無地報答此豈以訟而受但愧
無德可承錫爵為榮悲衛賢之不遇棄袍誇寵惜磨臣之
無終獨遇曠世之恩有何稽古之力茲蓋伏遇 主上殿
下念存典學務急親賢 勤講劇於邇矣日常當午招俊
又於至寶海無遺珠遂令機線無長之才與彼緇衣改為
之澤臣敢不不渝素履益勵丹心膂力既愆繼知驅策之
難效衣職有闕尚冀補綴之或能臣無任激切屏營之至
謹奉箋以 聞

延 詔後百官陳賀箋

龍德正中利萬物之快觀 鳳綸初下侈一邦之榮光朝
野同權舜蹈偕作恭惟恪謹侯度祇畏天威陰雨綢繆不

併修攘之道歲時筐篚常殫忠順之誠歸當高朝繼照之
辰遂膺渙號來宣之典伏念臣等猥將鴛質叨忝鷓班中
國有 聖人幸際半千之會八荒開壽域行待太平之期
上金招諭誠一啓壬辰

小醜稔猾夏之凶一作肆匪蓋辱已及於宗枋匹夫有效

死之心規畫敢論於星御望幡帷而洒泣托簡書而披誠

恭惟我國家垂休實與古商周比盛 神傳聖繼十三代

丕顯丕承物阜民安二百年既庶既富軍籍一作簿不閑兵

革民業只知耕桑豈意伏島之兇首敢逞無邦之猾計夷

其君奪之社稷稔惡已浮於窮寒驅厥揆矢我陵阿不恭

有同於獯密耻厥兵之無言可執責我邦以難受之辭聲

言牧馬于燕京一作冒頓之書辭太慢謂當交質以德鎮

暴秦之恐喝無窮人心咸怒其窮况天意豈容乎助逆凡

師曲則為老驥雨不能終朝我 王赫然命征泰山寧勞

壓印是何國運當厄人謀不臧奮以殷之時等誰守之城

有何寸益於國驅不教之民與必散之地曾是尺童所嗤

廟筭之失宜既然邊臣之犯律何甚兵使擁營軍而逗遛

咫尺不救釜山方伯避賊鋒而遂巡喬莫常傍湖境下至

州牧府使迺及郡守縣監未嘗接刃交兵牙旗便曳於中

野平生佩符懷印 聖恩忍忘於危時司馬之法若行此

人之肉可食遂使鳥道失守糜爛嶺路生民一作靈鳳董蒙

塵慘淡郊郊行色腥烟燠染於鍾簾兇鬼歔滯於荆榛言

之只益痛心古來寧有此事某等太平餘息委巷窮氓田
耕井鑿莫非 仁恩方所被服聖化草伏水宿苟求存活
豈知遭逢亂離家破且置莫憂國辱何方可雪不知兵非
真儒也雖一作之旋乾轉坤之雄圖惟降衷所同得焉孰
無忠君愛國之良性斯切戴天之憤遂作枕戈之謀聚同
志而運籌收召散亡之餘卒擇要害而設伏要擊劫劫之
凶徒第此牧守逃遁之餘政值民情渙散之極旗鼓關三
中軍無指南之人紀律難嚴臨陣有奔北之患非無可一
之良策一作策此為莫大之深憂一作憂竊念吾州之地形實
為我國之天府禮義行而民俗篤厚有新羅一千年餘風
倉廩實而戶口繁滋為辰韓七十州都護襟領火維之列

鎮控帶長江之上游河北雖散而莫收豈之一介一作義
士雖陽苟棄而不守是無千里江淮商量今日之良圖莫
若此城之堅保誠能得良將而鎮撫使之鼓義氣而周旋
簡精卒而守洛水之津絕通海輸歸之漕道檄傍郡而據
龍湫之扼塞踰嶺道遷之關防一作通洛左諸州遙應
湖南巨閩合聲勢以長驅士氣自信仗忠義以直進衆情
咸歸縱未能越海而永秀吉之頭亦何難臨漢而嚮義若
之曰伏惟閣下忠信可行蠻貊仁義所學聖賢齒飛初受
金牌三軍痛如雷之哭張浚復來河上百姓動加額之權
心膽證知於鬼神旌旗傳望於父老顧惟吾黨之翹企此
諸他邦為血誠痛百年文物之靡遺倡大義而思奮京一

時義氣之無托領單兵而何歸望名帥而難逢托寸忱而
自惜至誠則人無不動聲威寧耀文節有志者事竟必
成腥膻庶幾於迅掃幸憐曠野之匪兇亟回原隰之維駟
於戲允茲環海一作蒼生孰非 李氏赤子一寸葵藿誠
惻非緣食祿不食祿而有淺深七尺草芥身軀當看除賊
未除賊而為生死未論無名於竹帛但當效命於干戈東
海只在眼前事未成而一作不蹈之未晚北辰實臨頭上
義可一作取而生不可偷大略如斯餘言何既竢承頽色
敬敷賢福

募糧檄

醜虜逞豺豕之毒有生方憤於共天一作疾兵急庚癸之呼相

死敢望於同志聽下風而慕義託簡書而傳情興言杜讓
之深羞罔極臣民之長痛腥烟燻染於鉅麓漂泊十一
廟英靈殷血濺汚於衣冠板蕩二百年文物金城失千雉
之壯固玉輦困一隅之風霜戎疾不殄於僂奔傷心四郊
多壘皇天尚慙於悔禍瞥眼三時已窮顧惟環海蒼生本
是誰家赤子揮涕懇 行在雖切火陵之忠誠仗劍出全
師奈無丞相之權力糾合摧山之健卒額不滿千捕斬陸
梁之兇徒馘纜半百縱不能扶天傾而雪主辱亦庶幾有
進死而無退生第此兵燹之彌年正值民產之掃地箕歛
給餉敢言居有積倉竹有裹糧道乞而炊其奈軍無見報
士無生氣愁看楚卒之半救願借周瑜之一困竊聞諸君

義不後君忠思益國茲念秦亂幸勿越視訖命其能久是
稔惡就誅之辰富人不受錢乃撥亂戡禍之策嗚呼一片
葵藿誠烟非緣食祿不食祿而有淺深七尺豈齊身軀當
看除賊未除賊而為生死未洩公私之積痛更立天地而
何顏一膝難屈於讎寇已分寧蹈東海萬鱗方困於泗轍
惟願急激西江

上都 體察使啓

直道事君昔屹朝陽之砥柱誠心愛物今明嶺路之福星
社稷賴安內外為重伏惟夷險一節文武全材臨淮繞入
軍中金鼓旌旗頓變精彩魏公復來河上旄倪聳壘舉同
權呼溟渤息鯨鯢之波山河壯金湯之勢伏念塵埃九吏

書劍腐儒守東城而分憂猥紆章綬拜下風而增氣蒸候
鼎烟

上副 體察使啓

蔽蒂甘棠民歌勿拜者七載謀諏原隰 王命徃欽哉二
臣澄清指期遠近騰賀伏惟公輔重器帷幄良籌國內無
雙久紆北闕之恩眷軍中有一方寒西賊之心肝坐看邊
境之脫堯立致生靈之奠枕伏念塵埃凡吏書劍腐儒分
憂守專城匪遑啓處緘情修尺牘敢候起居

上方伯啓

福星在境一路澄清靈雨隨車諸生動蕩旋節所屆耄倪
同權伏惟詩禮名家簪纓華胄曳履文石世榮玉樹之雙

抽視篆仙都民愛甘棠之蔽帝藩猷克壯廟謨攸毗伏念
撫字心勞催科政拙望下風而增氣愧莫掄揚典大邑而
承流願竭駑劣

長子婚啓

丙辰

生男願有室固是父母之同情取婦欲得賢蓋為宗祀之
大計恭承嘉命慶叶靈著伏惟詩禮家傳和柔間範酒棗
籩登之教自有齊不出之年襟栗棗脩之儀命以順母忘
之事僕之第一子松年方在冠職是承家同氣之求不待
良媒而定先人之禮敬遣從弟以將

接伴使獻都督軸

霄漢高懸仰武侯之忠烈滄溟未竭應留杜預之姓名
愧無倒峽雄詞莫狀軒天偉績伏惟某官閣下山西問氣
斗南豪才半世沉淪未作慶囊之毛遂中宵起舞翻為擊
楫之祖生奮猿臂而鳴弓望狼烟以裂管長風破浪東民
咸喜飛來上兵伐謀北虜不能前進遂令存食之承終成
救尾之蛇山海城池自倍金湯之勢六羊巢穴遥驚韓范
之聲約束嚴明渭上之耕桑按堵招懷密勿關中之髻白
盈途斯為不世奇勳信是無雙國士褒忠錫命魏升上將
之尊開府治戎專制全遼之事紀彛常而無歎垂竹帛而
有光即今福德臨蒸攝提貞孟春潮欲漲行膺川至之休
朔履全空正屬胡亡之歲輕裘綬帶坐清沙漠之塵朱帝
葱嶺歸入麒麟之畫所貴口碑頌德何煩銅柱銘功某學

之誦詩思叨使擯敵王所愾久欠徇國之誠與子同仇敢
墜執弭之志

上標文

道南書院廟上標文

丙午

群賢起南服有大功於繼往開來厦屋時上游表盛代之
崇儒重道樹風聲於天壤聳瞻聆於冠紳洪惟嶺南一邦
有稱海東二古諸山西北乎環鎮起為太白結為頭流百
川左右而奔趨會于洛水朝于瀛海扶輿淑靈之氣亭育
豪傑之才功名文翰之臣徃徃而能繡綸一時潤色離命
氣節忠義之士斑斑乎其壁立千仞扶植彞倫鳴前後晉
固難勝枚語道德則請姑舍是恭惟圓隱先生英姿三代

人物絕學千聖音微出言成章契先儒精詣之見善道而
死驗平生篤信之心寒暄堂先生學有淵源功在踐履魯
齋歿後豈無其人小學書中先立大者一靈齋先生入山
求志麗澤資仁聚辨居行接武烏川之遺緒造次顛沛服
膺洙泗之微言晦齋先生致知居敬之功修辭立誠之業
以孔孟為可學五箴植志於青陽歷險難而益堅三省辨
德於窮髮退溪先生集成一代諸子世適千載晦翁深探
妙契之知貫精粗合內外而靡欠勇徃力行之效達天地
質鬼神而無疑於赫間氣之鍾豈非上穹之意迭興數百
里之內不待半千年之期君子居之是邦所以為鄒魯吾
道南矣斯人得免於首龍暫時之亨否寧論長夜之日星

有在言為法行為則雖舉國罔不宗師食見羹立見牆在
吾黨宜益親功近賢人之居若此被君子之澤尤深嗟嘆
之不足故詠歌想像欣慕者已久祭祀而如在其左右影
響聲真為可尋肆篤尊道之誠乃詠妥靈之典地與我所
樂哉斯丘人有秉彛好是懿德方伯悉心以綱紀地主殫
力於經營多士不憚釋經晨夕敦事庶民咸勸趨後遠近
承風既工善而吏勤亦材良而力贍荆榛初闢悅爾山川
之改觀上月幾何隆然棟宇之如跂內廟外堂之大杜竹
蒼松茂乎斯千階級峻嚴循序而未容躡等宮墻深廣觀
入者先須得門巖修息游之於斯美哉輪美哉與登降灌
薦之有位得其度得其宜長江大川襟帶東西是取有本

之混混秀嶽奇峯拱揖前後如見所立之巍巍占天作地
巖之名區得異世同符之至樂嗟昔有受於先覺請今廣
論于同人天之所以與我者何如希聖希賢自是本分并
而不能及泉則為棄知至知終勿安小成但苦入室之難
能莫嘆樞衣之不遠果誦詩讀書而有獲即合堂承誨之
何殊困知勉行其成功則同氣質可以學變誠立明通必
養心而至賢聖豈皆性生苟不自力于治躬且道何面於
當坐勿謂今日不學衆人當惜分陰毋曰小過何傷細行
終累大德惟寸積錄累之不息或高山景行之可幾是為
吾輩本圖願與諸君共勉一言相助六偉齊陳兒郎偉拋
梁東浩浩天淵正派通若到此中真得樂許君親見退陶

翁兒郎偉拋梁西萬丈屏山黛色低雲暗雨昏潭不管此
然千劫護巖樓兒郎偉拋梁南千頃天雲一鏡涵解到鷺
魚飛躍處卷中賢聖靜中叅兒郎偉拋梁北二嶺微茫隣
紫極虹橋易斷絲雲深萬古閑愁人不識兒郎偉拋梁上
山月江風無盡歲欲知肖次一般清須向靈臺陰慾障兒
郎偉拋梁下門外通津連大野試問南征北去人幾人不
是迷途者伏願上梁之後壑迤蛟龍赫遠虎豹磨牙隔斷
水益清而山益高經史沉潛書有為而宵有得家絃戶誦
之風作入孝出悌之俗成正學明而邪說不行如日方昇
而魑魅屏跡賢才興而治化以賴若天將雨而山川出雲
斯文在茲小子有造世有先後地有遠近揆則一於東夷

之人西夷之人道無邊際理無顯微推以放諸北海而準
南海而準千秋道脉一畝儒宮

文巖書院上梁文 乙卯為春川府伯申叔正作

天未喪斯文正學繼絕於昭代民之好是德大賢揭虔於
明宮新一時之瞻聆定萬世之趨向倚與東土夫子寔惟
退溪先生自圃隱至晦齋集成諸子之條理由閩洛達洙
泗邇洎千聖之淵源博文約禮之功程繼往開來之事業
自東西南北而無思不服如麒麟鳳凰之皆指為祥九在
過化之邦舉稱宗祀之典矧伊壽春大府素稱文獻名鄉
山川毓靈建安為祝母之贊嚴洞帶馥衡岳留晦翁之題
既有慕德之儒林可無尊道之盛舉時必有待禮不自行

伏惟府伯明公詩禮治躬博雅好古玉筍班裏兩朝陳善
蓋臣松桂林中一麾讀書仙宰政已勤於民隱念先教於
化源遂遠興學之謨並議妥靈之禮風聲所動奔釋經敦
事之青衿神鬼與能發天慳地秘之靈境徵三代法宮之
制用兩下厦屋之規棟宇捐度楹翼廉阿觀於外而儀表
整飭室堂房序戶牖階塾入其中而模範森嚴登降標薦
之攸宜噲噲其正歲修息游之有所秩秩斯干誰知榛莽
之場蔚為絃誦之地千回翠壁神元武夷之岡巒三面晴
虹天作泮宮之形勢修明中古文物賁歸第一江山宜萬
目之聳觀說一代之奇事聊陳偉唱助舉脩梁拋梁東水
繞山回意未窮從此倘成仁智趣許君親見退陶翁拋梁

西潭影澄明抱曲堤霜落霧凝元不惡取憐狂雨送黃泥
拋梁南盡哀燕巒玉立三只怕古人心未獲風光真似濯
纓潭拋梁北山勢騰騰來不極請看雲烟變滅中蔚然萬
古青蒼色拋梁上山月江風無盡歲欲教膏次一般清須
向靈臺消翳障拋梁下突兀眼前看大厦權輿從此養賢
材濟濟鹿鳴歌小雅伏願上梁之後神呵不祥地孕其秀
靜地詩書禮樂今人與居古人與稽明廷黼黻笙鏞達時
所施窮時所養士奮希賢慕聖之志家有彈琴讀書之聲
人無異師邪說者不得作國生多士治化之所由隆右文
餘風左海終古

正寢重營上梁文

辛酉

堂構不克肯曰余有後昆室寢將成尚能似續妣祖幾年
灰燼未掃今日棟宇重新恭惟我鄭之先始貫臨晉之籍
粵至判州牧亭初留胤子於高山聿來修教府君乃卜新
居于栗里爰千古之柝械關五畝之田園背山臨流但未
廣仲長統之宅朝飧暮粥寔能遺龐德公之安歷數世而
增修遠皇考而無替五架屋二楹寢苟合苟完之規模千
竿竹萬柄蓬不貧不富之生業當不肖嗣守之日值無前
兵燹之災雖大運關天或非積戾之致而先業掃地實切
念始之悲慘目一區風炳驚心十載霜露祠堂先立於荒
落蒼斷之制未遑厩庫繼葺於著雍瓶牘之容僅足由綿
力之莫振久正寢之未營幸此退閑之餘又逢中熟之歲

爰謀新作遂決舉羸入山取村細大曲直無棄木出力相
後比閭鄉黨有厚風上棟前後相視舊規而稍敞中堂左
右夾做古制而未純周旋可容冠昏奉先之有所久遠無
斃歌哭聚族之於斯承前烈而不墮示後嗣而無侈溪山
如喜景物生輝龜形峯燕尾川依舊西臺妙語窈窕窓扶
疎架更新畏老清篇夙志粗酬善頌何歛聊陳六偉助舉
雙虹兒郎偉拋梁東千疊商顏一壘中雲暗谷深芝草翳
不知何處卧園公拋梁西萬壑縈雲赴五溪只為朝宗心
未已滔滔日夜過蘇堤拋梁南當戶山光碧染藍應笑幽
人箴用甚朝升雲霧暮橫嵐拋梁北一點龜峯連屋極屋
後峯前萬籟龍至今不改共園色拋梁上鵬背培風出塵

塊大小雖殊各有游榆鳩野馬同來往拋梁下三面青山
圍大野黃雲秋漲四隣豐文必吾家躬學稼伏願上梁之
後神呵不祥天錫純嘏父子為夫婦和兄弟睦家道以肥
容體正辭令順顏色齊屋漏無夜牙籤鏤帙存留身後墨
庄好水佳山管領世間清福衣取溫食取飽不願人之文
繡膏粱言足興默足容每與道而盈虛消息此箇家法永
世雲孫

祝文

道南書院享祀五先生祝文

文忠公圃隱鄭先生

倡明絕學吾道始東不有先學一祀開後蒙

文敬公寒暄 呈金先生

先之于大蹈繩循墨篤信好學殫不迷則

文獻公一齋齋鄭先生

心存思道務在踐實持敬之功夷險若一

文元公晦齋李先生

居敬精義緝熙日新立言垂範惠我後人

文純公退陶李先生

敬義成德禮樂在躬博約之學繼開之功

屏山書院享祀祝文

學博而要見徹而實莊敬之功表裏如一

月巖書院籠巖金先生享祀祝文

復命無所事二則蓋身淪中土魂返故丘

蘇齋從享時五先生前先告事由文

是邦大夫有能用力於聖學吾黨小子咸願服食於明宮
故領議政蘇齋盧守慎今日受靈先言由告

廬江書院附西厓鶴峯兩先生告退溪先生文

先生之學兩進明誠真知實踐道尊德成既以自裕施及
予人有來求道逢掖如雲循循善誘指示階級因材而篤
有適有立有懿吾邦有覺二賢授受真的同列推先著龜
于國模範于士作成之盛於是為至生既升堂歿宜齋附
洵吉薦慶服以簋簋閭閻侃侃如侍燕申尚其昭格於佑
我人謹以西厓先生柳公雖聖先生金公配食

蒙宥還家告廟詞 壬子

橫遭無妄名出賊口以三月二十一日承 奪命二十五
日詣禁府垂穎 聖明洞察寃枉以四月初二日蒙 恩
出獄而削職之典只同關節求官之故保全性命莫非陰
陽默念終始不勝感愴中曰病患留滯道途今始來見謹
以酒果用伸虔告謹告

又 丙辰

經世遭罹厄會謹記兒招縲絏四旬拘羈一歲幸承默佑
得道大何以前月三十日蒙 恩放釋鐫削匪寃荒墜是
懼茲回歸見敢告來由謹告

廢逐節上墓祭告詞

逐節上墓行之雖久禮實無據今人致隆於此而四時正
祭或廢不行尤失聖人制禮之意今考宋子家禮東萊宗
法止於寒食及十月上丁展掃封塋其餘節日則並就祠
室薦以時食舉廢之際不敢昧然行之茲因廟祭用神虔
告謹告

祭文

皇朝進香祭文

丁卯

赫赫 聖德覆萬方敬忌天威率由舊章思弘前烈罔
或怠荒心存堂構志銳修攘威靈震疊允醜勳勳大勳蚤
集 末命遽揚率土同悲在臣則尤叨承 眷命恪守荒
陬職缺屏翰計失綢繆北拱徒誠東 顧猶憂庶收棄榆

以答 龍光何天不惠降此大殃撫膺長呼五內如焚限
以外藩末由趨奔攝薦莖芬如在如臨尚其降格歆此菲
忱

祭水軍滄死文

丁酉

蠢茲沮齒肆厥逆腸離大邦而豕突不懲食我疆而狼心
無厭壓百里而孔棘奄奄國步何依整六師而于襄赫赫
天威吾震時惟虎士駕彼龍驤被重屨以偕行指對馬以
齊憤乘長風而破怒浪銳氣方馳協陸兵而殲島夷奇勳
非遠何天不惠大宥存縶路未半於洋程颺忽作於驚流
山欹岸顛騰萬頃之鯨濤揖碎檣摧倒落千尋之蛟窟
鱗頰鱗橫兩泣雲愁教魄淪而為鬼雄滄溟深而猶氣怒

天長地闊誰招絕域之魂生信死疑定入幽閨之夢推堅
壯志敵愾忠餘哀忍聞於水濱遺恨永齋於泉裏微予
之故胡為魚腹之埋惟皇所啓想貽龍顏之感一念及
此三以如焚具菲儀之致慶託荒澗而將事賊未滅而身
先死英雄之憤曷平海有枯而情不窮精爽之來倘冀

祭盧游擊繼忠文戊戌

長蛇吞食 皇軫我東命將出師百為巖熊時維我公亦
提其旅闢如虓虎用固我園堂堂督府來重戎功既復晉
州泗川是攻匪安匪舒號令如風孰不用命暨公先登公
才如鷹視賊如蝼叫呼突入為士卒倡舍矢如破則莫敢
抗不見賊難但見賊易追奔逐北究醜披靡何天不惠

以未竟飛砲貫腦殷輪言病勇能殺賊忠為殉國公為得
死我民無祿偏邦賤生叨忝一方承眚已幸况蒙傳觴凝
深器度軒豁儀容宛其在目愧涕無從我心有慰公靈不
泯結為鬼雄洩此幽憤賊滅然後升為將星名留竹帛形
入丹青斯理則有斯言匪妄一慟而真冀紆躬饗

祭從叔參奉文 乙巳

嗚呼哀哉溫醇之質端慤之行天之與吾叔者不為不厚
而靳其壽以方壯之氣血一病而折明敏之資詩書之業
天之愛吾叔者不為不至而啻其福以為貧之祿仕一階
而止豈天意之憂憂將鬼物之作凶嗚呼哀哉種德而不
食于其身則必于其子孫昔吾從祖勤學而力行積善在

躬而道不勝禍罔克考終鄉邦遠近識與不識莫不為之
泫然盡然人於是為不能無憾於天而猶有所異者以吾
叔為其家子謂當錫遐齡而降胡福使食其報遽爾不淑
則果然不可知者天道也嗚呼哀哉吾叔於吾其行為父
而其年則以吾歲九吾叔幼穉之時吾猶及知之蓋其未
離髫髻而穎悟出倫逮隸簡諒則聰警過人從祖每奇異
之或於過庭之際指以語人曰此非庸衆兒也年甫弱冠
選升于泮從祖喜且悲顧謂余曰門祚衰遲累代于茲德
積先人慶發汝身今此兒又捷小科他日若得隨汝于青
雲之路則衰門之大幸然何可必哉有命焉言猶在耳而
古人所謂未知其言之悲者誠可悲矣命全於喪亂之餘

德辨於困阨之中於言謹而於行恭自吾儕輩皆喜其方
進而未已且知其為遠到之器謂立揚之指期以昌大吾
門當如吾從祖所云孰知吾門之無祿一至於此使豫章
出地未干雲而先萎使吾童子四顧而無依抱無涯之悲
也耶嗚呼哀哉始吾叔之歸自北關瘦削太甚幾於解衣
意謂風氣之不習道途之艱苦理應如此不必深惑及其
病作之後勢甚危篤猶意其年齡未衰神氣清朗攝理之
久則自當蘇復豈知感傷之嬰遂為不起之疾脊問之面
永作終天之訣耶將下藥昧審証之方侍疾失將護之宜
以致大限未窮而朝露先晞也不然豈有吾叔之惶惴而
不見勞於神明遽為二豎之所嬰耶嗚呼哀哉從祖之窆

在兵戈飢饉之會凡附身附棺者未能誠信而無悔備物
改襄乃吾叔平日至情而未克成從祖母常年心恙本因
哭子傷痛而發自吾叔逝去之後日益深劇奄奄氣息僅
延時月使死者無知則已如其有知則身裏沉寃曷有既
耶嗚呼其有知也耶其無知也耶吾亦不得而知之也孤
孀在閨弱子滿前平昔之所鍾愛而棄背不加憐親堂弟
真朋友咸集平昔之所權娛而藐然不相接嗚呼其無所
知矣豈其有知而能忍於不能忍之地耶精氣聚而有生
則有知游魂變而無生則無覺乃其常理之死而致生之
此其所以為不智也合散隨化情短同歸歸者既無所覺
知則存者亦可以不悲矣吾知其可以不悲而又不能不

悲不惟不能不悲而又不能忘吾亦不自知其為妄想耶
狂易耶抑亦性情之常耶言有盡而悲不能窮嗚呼恫哉
日月有期已戒靈輻一慟長別五內如裂嗚呼哀哉

祭金叅議昌遠文

昔余聞於聖訓曰天道之福善遂博徵於前代信此理之
非舛念夫公之洵美蓋末俗之所鮮厥聰穎而端慤自婉
變之未弁服詩禮於家遘務遜志以同倦藹榮問之旁暢
作邦家之俊彥猶謙謙以挹損不賢智以自先聞過失而
耻言絕口忿而不見是鬼神之收福宜祿壽之俱行何一
疾之沉綿不可為以俞扁天之大而人憾理雖常而數變
嫉張杜之何修亮赫世而冠冕顛子聖而短命原思賢而

貧賤公委命之有素豈怨尤與歎美得正斃焉何求彼同
生者幸免矧瑤環之蘭茁已從事於簡硯諒餘慶之未艾
天錫祚以俾戩寔存順而歿寧公何愧於仰倪顧余質之
顛蒙又重之以福捐幸寵驚於蘭室叨義分之繾綣覲深
純於所養挹溫厚於粹而悟吾師之在是欣鄙崩之見現
雖偏性之難克亦觀善以自勉頃離違之積歲悵承誨之
莫便尚神交於兩地若同席於閭燕擬相羊於丘園共晚
節於霜霰悲此計之莫遂計書傳於海甸慟余笑於寢門
滄隨聲而文濺想心期於疇昔增余懷之惺戀余有過其
誰告余有疑其誰辨余有喜方誰慶余有憂方誰唁心儀
張以靡依規恍恍如有見惟不亡者或存庶顧歆此薄奠

祭西厓先生文

丁未

精鍾河岳彩應奎壁夫豈偶然國摧棟樑士失著龜又何
遽爾其必為平治而出胡不與耄期之年既彼蒼之難謀
曷余慟之可已想儀形其如在念平生而興哀清明純粹
之資稟之天賦者蓋厚持養斂藏之效得之師傅而益深
幼學固欲壯行明體所以適用紆 聖眷於帷幄粵自張
敬夫之少年檢藥方於丘園還同陸宣公之晚節功存社
稷而未嘗矜已謗騰珠犀而不以尤人身無天下三達尊
志了人間一大事蒼生望司馬之再相視進退以卜安危
白首旌希文之二憂處江湖不忘廊廟苟天心之祚宋宜
喬德之降周豈知輿輶寢之寔竟作徹懸之日九京已閉萬

事成空畜德殉身道之將廢也命罷市奔計公之所能者
天寔生人之所悲在英靈其何感嗚呼哀哉小子無狀早
歲褻衣提耳而面命之令與二三子為序覲德而心醉者
蓋將數十年于茲雖學焉而未嘗亦仰止而不怠仁者必
壽道謂有依指人其萎吾將安做嗚呼哀哉公昔寢疾我
適遠行忍淚告違分知幽明之永隔執手叙訣視同寒暑
之迭遷丁寧憂國之謨密勿持身之訓今猶在耳念之推
心冀或相乎微衷庶不墜乎遺囑嗚呼哀哉出天孝友徇
國忠義固將大書不一書傳家清白瑞世文章特其餘事
非能事不百年之定論豈一人之贅言意中蒼壁以外暮
江總似當時語句玉潔精神淵渟器度不知何處尋陪單

杯辨香一字千涕凡今之世莫知我悲

又祭西厓先生文

已酉

嗚呼哀哉探木一推墓草再宿日月漸遠影響難追疑無
所稽德靡就考後生攸痛小子則允奠本懿愚學未變化
言輕動妄罪積于躬小人之歸君子所棄先生而在豈令
至斯方屬追僊遽承召役抗顏于邁首心良慙默計歸程
必後祥日既乖筮室敢孤辨香伏哭筵前有淚如瀉金聲
玉色恍若瞻聆清洛法法蒼厓巖巖灑氣中巨先生之靈
嗚呼哀哉

祭金士悅文

昔余弱冠始與公識一言定交許以莫逆屏山晴雪玉淵

春風追從雖凋契過則隆脊好而敬愈久不衰蘭言冰心
百年為期曷其不淑一疾而萎承凶伊始如夢如疑既哭
寢門猶慮傳訛天之未定我慟如何嗚呼哀哉公之醇懿
宜福于神公之材局宜養于人一命未階壽且不延箕裘
世業又將矣傳理豈不常氣數之外嗟哉中人曷勸于吾
嗚呼哀哉曩歲壽祠祠向失聲山頽之痛維我與兄去年
維夏唁我于阿着言遺文託以編摩言猶在耳其敢失墜
今公已矣誰與同此嗚呼哀哉巍然之姿豁然之器偉然
之論軒然之氣瞻之無覩聽之莫聆一觴俯哀不泯者靈
嗚呼哀哉

祭權金山從鄉 景虎文

與公相識餘二十春以年則文論心則親人謂公迂我愛
其質人病我愚公恕其拙或遠或近在彼在此莫逆心肝
無替終始公茂我悅我焚公歎既同安顯况在厄難晚景
相看百年為期云胡不淑大限于耆拉矣冥冥存者惻惻
寢門長慟淚如河傾嗚呼哀哉昔歲丁酉旅寓三清五友
相聚有若風萍時倭再寇兩湖尾解逼近畿甸都下震瀆
有後吾君以為民望正論如線顏沒孰障晨脯扼腕相對
洒泣易以忠義誓心殉國此心之堅證在彼蒼此情之苦
死何可忘契濶未久相繼凋零纒傷守愚又哭公錫落落
晨星光掩于河公今又歿我懷如何嗚呼哀哉我病于郊
大命其棘既臙而視公在我側時我飢飽善我藥餌匪有

高義生還曷冀聞公之病我心如墮屬茲社門莫由奉問
逮承訃書又稽顙自以此相負心愧面怍嗚呼哀哉去歲
仲春達城東閣信宿而別老懷猶惡今適月暮公不起疾
孰知此別遂成永訣去歲重陽要我百川公來猶遲公返
式過青眼佳期失之交臂早知有今豈不相俟與言及此
有噎二曾精靈如在當鑑余哀嗚呼哀哉風神永隔影響
已昧言笑從容已矣難再思谷春花沒湖秋藕匹馬過從
已矣難又深杯淺綠平昔所嗜爵不見既嗚呼悲矣

祭靜庵先生文祠在綾城竹樹書院 辛亥

嗚呼哀哉玉潤金精先生之質規矩準繩先生之德克君
舜氏先生之志幼學壯行先生之仕罹讒而見擯先生之

窮也命折而道全先生之終也何小見之饒舌謂先生之
矧不及於卷懷哀道廢之天定雖先生之誠不能以挽回
惟先生之生在漢之陽安先生之靈胡瘴之鄉豈先生之
不幸迺斯民之無祿抑身辱而名尊亦非先生之所欲有
斐兮寒暄寔先生之所嘗依歸望玉川兮匪遠想先生優
然其相隨後先生而莫及悲小子之悵悵登明宮而薦洞
酌宛親接乎先生之耿光

祭尹希庵頌文 壬子

昔余在於髫鬢日侍立於先子有游從之最洽寔希庵之
豪士觀交情於隔坐悅愛敬之無至或趨踰於尊俎公賞
余為遠器自戊寅之修楔荷忘年之高義躡後塵於詩禮

祭承誨於提耳時先子之詔余曰汝可以師事雖不肖之
無狀尚服膺而弗墜逮觀光於賓王蒙指迷於詞墨忽糠
粃之在前乃松栢之相喜惟忠孝之以勗謂立揚之在是
余服事於 王朝亦有奮而有蹟公晦跡於丘園方自安
於素履貧已到於甌塵恥不在於緼臬日游心於經史年
愈老而未已迹或乖於遠近膽相照於彼此屬余生之屏
伏日追從於田里共游傲於初服倏歲行之逾紀伊耆期
之尚遠謂康強之足恃何二豎之交構奄一卧而不起豈
神明之不勞諒大限之有止當公疾之在床余屢就而省
視及聞革而趨候僅如綫之聲氣越朝暮之再歷余被逮
而就吏纔承渥而出獄遽傳計於千里痛攀訣之未及悲

一衣之莫遂循平昔之情義顏丑怩而心愧哀即遠之有
期將永閉於泉裏親朋集而侑酒胡一爵之不既伏筵前
而長慟魂庶鑒乎余意

祭趙汝直文 癸丑

嗚呼汝直而丕斯耶氣之清者常不厚質之粹者常不堅
此固物理之常而人亦不能逃其數耶若然則所謂天道
福善仁者必壽之云果皆勸人爲善之虛設而不足信耶
古人於此求其說而不得亦曰天有定不定而已則吾何
足以知之耶既不能知則亦任其莫之爲者而不以爲悲
且憾耶端潔之行確實之見難進易退之操愛人以德之
忠不可得以復見則吾雖欲不悲且憾其可得耶關山遠

別神與之交幽明雖隔此心猶存君其知也耶其不知也耶嗚呼哀哉

祭申文叔景翼文已未

我少於公十有六歲公折輩行許以交契公不挾長我或忘敬披襟吐膽輸寫情性調笑相加譏諷錯陳公輒欣然遇我心親松茂而悅芝焚則傷歲晚丘園共此倘佯公既稀年我方艾髮公猶強健愍我羸憊謂公壽骨當享期頤何意一疾而至於斯嗚呼哀哉昔歲丁酉同宦于朝比舍追從苑署西橋時危命輕務穰倭歎夙夜胥勗毋擇夷險逮厥秋暮蠻兵再動兩湖既潰都下汹汹主憂臣辱義當身殉何彼後君或出城遁吾儕六人仰屋揮泣食焉辟亂

三綱不立義氣交激死生相託追惟至今宛其如昨屈指六人鬼錄居半公今又逝存者誰伴嗚呼哀哉我昔被逮事端惶惑既搜文書并繫擊僕聞者膽慄莫敢相近公時在遠疾馳來問爰暨鄉人悉力資送行立北郊吞聲暗勸急難高義在古無讓人所共歎我况敢忘嗚呼哀哉百原山下洒然堂中爭墓把酒談謔從容遵彼鳳陽振衣千仞江風乍起峯日欲隱嗚呼詠歸信馬原陸一室連枕細話心曲暮春三月俯仰今古儀形在心舉目無覩溪山如舊門巷依然丹旌總帳胡彼遙前呼之不應侑之不啐靈其昧耶其不昧耶

祭成士悅文 庚申

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心苟不知對面崎嶇樂哉同心其利
斷金然而難得匪今斯今余與子知今四十春青陽相遇
白頭愈親衆笑我愚公賞其真人謂公迂我愛其醇端良
不較公質我欽忿捷太多我病公箴相觀而喜實資麗澤
豈伊面諾中心莫逆披襟講論芳若蘭薰茲形吟咏和若
箴墳相期百年樂此無斁如何不淑幽明遽隔嗚呼哀哉
始聞公病我造公室蹤履出迎有如平日其氣已憊其神
則開曰生有死如暑而寒厥有脩短命實為之大限之窮
俞緩難為我憂其章又喜其達及後聞公歸化不但詒謀
詳密意象從容怡然而殯以令其終死生之際為變亦酷
苟無定力曷能不錯嗚呼吾友可謂善學嗚呼哀哉公初

易箚叔方廢床行履未正奔赴敢違寢門之哭亦吞其聲
中宵寤歎有淚沾纓曾未踰月我罹天感夙夜皇皇心靡
他適豈不一思越紳則虛禮制有拘朋情匪疎公神孔靈
不諒我只哭爵後人我則心愧嗚呼哀哉藥院西標落月
長明蓮池細泉環珮鐃鳴想君風神思君語言如在而亡
曷其可諶

一 祭金而得知德文

嗚呼哀哉余與君同年生而同里居同志而同業喜則同
慶憂則同感自少至老殆無一事不與之同者君常謂余
曰所不同者君達而我窮耳余則應之曰窮達外至者何
足同惟君之完實康健我之不能同而願與之同者而

君不能以與我我不能以受之於君又安得同此雖一時
調詭之發而所以期君壽考者乃實語也孰謂君之完
實康健而反先我以歿使我遽失平生所同之人而抱無
涯之痛耶嗚呼哀哉死生雖曰常理而其為慶亦大矣故
古人有以一死生為虛誕者要亦恒人之大情而不可全
謂之恒化也然其著者漸盡而化者自然之理也疾病沉
痼而死者必至之勢也皆不必深恒其或徇慾自戕而中
折其命者乃是暴虎而無悔樂其所以亡也又不足悲惟
其不漸盡不沉痼無徇慾自戕之犯而溘然命絕奄忽而
逝如吾而得者直韓子所謂理不可推而壽不可知者又
安得委之於常理而不為之悲痛驚恒也耶嗚呼哀哉九

月初四日君即世之日也其日平朔自洛上馳書抵余說
病瘳甚危急其末有曰氣急時似有將絕之候必不過今
日而死矣乃是告訣語也余發書甚驚為憂猶以為書辭字
畫皆與平日無異豈有久死人而朝作此乎急作報慰解
之且以驚疾降氣之劑附之昏而計至則以晡時殮矣余
書與藥皆不及到矣人生奄忽一至此耶自聞君訃神驚
魄喪今將兩月餘悼未定忽忽乎不知余生之為樂也嗚
呼哀哉七月晦余遭叔父喪君即匍匐而至聽其事如一
家棺斂畢方去八月末來見余袖飯餌相贈且曰衰年食
素久必不堪願子無以死傷生語已其容慘然蓋憫余之
衰病憂其不能飽以致傷也余之不肖無以及於禮未三

月而輟蔬以至於今日又孰知見憂之語慘然之容乃為
終天之訣耶嗚呼哀哉余之松麓與君之石泉隔一溪而
近蓋嘗日日相對於寂寞之濱而今不可再矣余之所買
鳳陽小山又與君之千仞臺者相望而不遠早晚各結一
屋同辦一艇長策短棹汎泗往來於烟波翠壁之間以送
餘年又是夙昔之誓言而今不可得矣雖使余得數年無
死幸而茅揀得成址望高臺君不可呼而臺傍宿草寒烟
是君之墓即淚將墜焉何有於江湖之趣耶耿耿此心不
亡者當有以知之矣嗚呼哀哉靈輻已駕祖道將啓重壙
厚夜再晨無期風神宛然在我心目一觴永訣魚鳥知哀
嗚呼哀哉

祭鄭寒岡文

嗚呼哀哉天鍾淑氣英粹醇溫篤學好古有本有文爰初
弱齡志在遠大內教所好寧慕乎外國重科選士滌繹褐
萬馬雷奔兩脚山疑杜門求志致禮治躬蹈繩鳴玉右徵
左宮 穆穆先王寤寐英賢遙遙九臬鶴唳聞天東帛莛
莛席珍有價匪我求人實求我歷職中外令聞四暢達
有所施人不失望兩朝恩遇一片忠赤責難陳善老臣心
切有告於前動引堯舜莫如我敬其忠進進道與時乖心
焉有憂奉身而退如潦則休婆娑初服愛得我直日長山
林圖書滿壁優游卒歲貧不改樂末疾偶嬰謂必勿藥何
天不憇德星遽淪儒林厄會正月甲申遠近同悲愚陋則

偏趨隅覲德卅角之年文席雖阻高山實仰禮疑有問丁
寧指掌曩忝玉署公在銀臺地禁職親時獲叨陪 經帷
一日同備 顧問玉音琅然疑及筮遯公時敷對理朋辭
婉 宸衷默喻僚席心歎由今繹思愈見親切緬想風采
豈可再得屬茲屏伏歛迹窮山方追咎愆遂斷往還相望
數舍夫豈遠而出門畏人我生孔悲病不省問歿不奔赴
攀輿酌觴亦借人子此懷之苦不亡者知形留神往哀寓
于詞嗚呼哀哉

祭李察訪士廓文

我與公知四十三祀與為兄弟亦已三紀懽愛之洽有同
骨肉切偲之益不啻麗澤皮膜雖隔肝膽相對面目時乖

神輿之會百年襟期一日相失我身惛惛我心如割嗚呼
哀哉人有百行孝弟為本此或有歟餘可無問公順于親
溫清靡闕友于弟妹如手足松齋家法退溪門風固宜
有此亦稟之豐曷豐其粹而畜其遐自古所傷吾奈公何
嗚呼哀哉旦歲績文屢貢于鄉晚暮無成計違立揚白首
郵官豈稱其能抱病窮山瘦骨稜稜課奴服田瓶粟或空
十口喁喁其腹不充以理棄除或者其壽云胡不淑又不
能耆嗚呼哀哉一病累月沉綿在床書疏往來筆畫如常
謂公無妄勿藥當痊馳往省之其神猶全執手叙話申申
次第孰意溘然三日而逝嗚呼哀哉屋上青山屋下灣碕
其地則是其人已非風神之朗笑語之溫合眼如觀開眼

無存公今入土我病不送代手一酌公知我慟

祭盧錫文 壬戌

生負海陽盧君發引前一日其外舅愚伏老人使子松真
薄具于柩前而告之曰嗚呼哀哉君之性靜而醇其行愿
而恭其言簡而默孝順于重闈勞而不怨友愛于姊弟和
樂而湛不伐已能不言人過是其慈良愷悌宜沾于神明
而一疾不起三十而夭司馬太史所謂倘所謂天道是一
非耶韓子所謂天者誠難必理者誠難推者非怨也宜也
抑未知數之脩短一定於稟氣之初而人亦不能移易於
其間歟將醫治養護之未得其方而人事之未盡者或有
以相參歟是未可知也嗚呼哀哉吾與君為甥舅一紀于

茲而嘗游所廢災厄所困曾不得數月同處於安閑之地
寂寞之濱當時固有別多會少之歎而君方壯盛吾亦未
老前頭歲月不甚促迫尚以此為恃而不悲豈知今日壯
盛者遽亡使我永失平生之面而抱無涯之痛也耶念吾
年今六十政使得年七十不過十年于此世况又稀年難
必則古人所謂其幾何離者當我之前矣亦可以不悲而
終不能不悲吾亦不自知其所也嗚呼哀哉君之先大
夫衣冠之藏洛西實君昆仲之所卜而經營者也聞君
平日指其傍而語仲氏曰吾兄弟死當葬于此以從吾先
子於地下其情甚切今君之歿也或曰術士嘗言洛西之
山水破于震將不利於長子今果驗矣此乃誕漫不足信

之說而既以恍惚不見者榮感之自非高見曠度亦安能
不為所動耶葬之遠川初非君意使果有不亡者在必將
遲徊眷戀於彼而有不忍遠離者雖然骨肉歸復于土魂
氣則無不之也死而有知則雖遠可至其無知也則近亦
奚益遠川亦君先兆所在君可即安而無憾也嗚呼哀哉
君有一男二女皆幼穉未成或在襁褓養育而長成之則
身後之事不至於無托而壯盛之不可保如此則穉弱者
又何可惜耶雖然福善之理或舛於一時而必徵於久遠
安知命物者之意不以簡之於君者豐之於其子孫也耶
天之可謨者將於此乎在矣嗚呼哀哉夜臺一閉再晨無
期百年長別只在今日傷足不出遂負臨穴平生此恨曷

其可忘嗚呼哀哉

祭亡子檢閱文 乙丑

嗚呼哀哉汝今棄我而歸耶謂汝棄我則人將稱汝以不
孝余有所不忍也汝平生自知至壯未嘗一日忘孝不欲
暫時離膝下今之棄我而歸豈汝所欲哉傳曰人生不免
水火父母之罪也使汝至此是余不能救活醫治之致也
雖然使汝有靈必不欲以不慈之名歸之於父而將飲恨
於冥冥之中矣是又余之所不忍也汝之不欲離我我之
必欲活汝皆出於至情而終不得如願是固命物者之所
為而吾父子不能容力於其間也謂之何哉嗚呼哀哉始
汝之以檢閱 君也瘡疾滿都下初欲令汝呈病無求更

思之則立身伊始 君命到家而引疾自便分義未安且
聞鄉間痘疾亦熾與其均為不能避寧來京師我得以
看護而京師又多醫藥可以十全遂令趨 召上來竟至
於此此皆余福過罪六禍殃將至莫之為而為者命物者
其又可怨耶嗚呼哀哉自余失汝以來忽忽無意於人世
惟欲解脫官職載汝喪以南營汝空窆養汝孤幼以畢餘
生上章陳懇而 聖上以無法例不許考之於禮亦有不
去職之文不得已先送汝喪今日發引度水陸行八九日
當到鄉山而汝妻汝子皆是畏痘之人又不得已而將殯
汝於愚谷別庄千里旅櫬不得直向故園是亦不可忍之
痛而愚谷亦汝平日所好病中之所思想者庶幾歸安不

至於彷徨也耶嗚乎哀哉汝死前一日汝妻在鄉家分晚
得男厥後五日而聞汝訃驚慟之極理難保全是則母與
子俱傷矣命物者亦安忍赤汝一家也理必不然而理有
時而不可恃余之日夜所祝惟在於此母子得全汝其知
耶不知耶真然漠然則已知或知之則必有以扶右之也
五內如割心神恍惚意不可窮而言不能盡嗚呼哀哉

祭黃持平會甫文 丙寅

昔君冲角從我游居其視必下其行必徐其容凝然其器
凝然鶴在鷄群莫或與肩期君遠到其進莫量別有歲年
華間日暢種學屬文冠于場屋咳唾成珠立揚在即中罹
沉痾繼失所怙一畝丘園十年孤苦晚占大科旋入金鑾

時非可任言掛其冠潛心伏隲夢斷 彤墀拔第連茹老
際昌期譴恭自持無射於人在邦必達為王蓋臣逸駕方
啓周道孔脩如何不淑一病長休嗚呼哀哉君初造朝神
氣未完草土餘形翩翩藥藥三年供職一日無懼奉使于
安歲死僅還奈心有憂尚恃神明豈君之賢而不公卿忽
自去冬寒疾沉綿病中除命遠俸北邊千里寒程無力自
致若欲言病跡嫵巧避兩難交前二豎在中瘋憂以痒心
火上攻藥餌無效竟至奄忽命止此耶天不可詰嗚呼哀
哉去年是月余有子喪君來扶我相守在床時我飲殮適
我寢興微君是賴我已不勝旅遊相依聊以自慰孰謂今
年君又我棄始聞君亟馳往問疾精神了了語言不錯執

余之手申申告訣追思在耳長慟欲絕旅櫬間關南指故
山縻官在朝薄送于千里不執綵山不臨穴愧負平生靈
必我察嗚呼哀哉

祭亡子擇文 丁卯

嗚呼哀哉汝來人間與余為父子僅二十有六歲而歸是
何來之太遲而去之太速使余抱無涯之痛耶與其如此
不若初不來之為愈而天之所為汝豈容力嗚呼哀哉知
天之不可怨而終不得怨知命之有脩短而終不能理
遣余殆佚性也耶余亦不得而知也嗚呼哀哉汝兄之亡
余之悲痛若天喪已曷有真極而時猶得自寬者以汝在
眼前後事尚可托也今汝之亡余尚何恃而又寬耶嗚呼

哀哉汝兄亦青年即世返於汝只三歲不足為長短而然猶通籍金閨近日月之光為世所知為父母榮立揚之望不可謂不火酬矣以汝真醇之質激昂之氣孝友之行立志向學方有長進之期而奄忽以死名未顯於世此余之所以尤憐悼於汝故暫置而不能得也嗚呼哀哉汝病而不能親藥餌汝死而不能親棺斂汝葬而不能臨穴永訣今天汝之初暮而不能傾觴一慟嗚呼是尚為父子也耶此情之痛汝尚克知之嗚呼哀哉

祭李判書潤卿文 已巳

嗚呼哀哉有立於朝望之如玉有言于室聽之如蘭此非公耶今安在矣嗚呼哀哉恬如古井靜似高禪閉戶無人

校帷則在此理直壽今胡不然嗚呼哀哉昔歲謫驚忠賢奔迸上章乞適其義凜然衆駭而譁公心如鐵中興初載首居烏臺大劄萬言務實兩字 九重動色獎以服膺風裁如公豈可復得嗚呼哀哉青陽托契白首論襟有疑相稽有得相告同憂相揀同病相憐心肝炯然有契莫逆暮途相失我行惇惇文以酌之一字千涕嗚呼哀哉

道南書院奉安五先生祭文 辛亥

天既右文亦右東方篤生大賢于嶺之陽有倡其始有嗣其音有闡厥微有詣敬深於皇聖學日揭偏荒凡我後人行知典常得為忠孝不揚不墨恭思厥由實蒙誰力維天有千靡遠不瞻相彼河澗逝者先露沒世愈久盛德難忘

入堂受靈若覲輝光南山巖巖洛水泐泐啓佑我人與之
無窮

屏山書院奉安西厓先生祭文

甲寅

花山毓英洛水鍾精先生以生穎悟天全詩禮家傳迥粹
髫年往從子師見而知之有契無疑在學中子尹旁通
步律聲宮正而不迂藝而不拘適月之儒試手經綸不能
子人學未大伸卷懷空谷婆娑初服爰得我欲詠月吟風
神會理融其樂無窮道之將墮斯人斯差後學何儀望之
山尊即之春溫心目不設眩茲河曲有儼庠屋昔所親
杖履所薰薰霧潭雲尚帶遺芬於焉妥靈莫夾兩楹况觀
儀形庶幾來寧歎我振聲庸我昏真

蘇齋先生從享五賢廟祭文

聰穎之資凝遠之器髫而出論帝厚其畀好學之劬持敬
之勤用心於內匪專乎文孝悌之賦時習之箴行而後言
句句皆心講義之修箴解之作德辨于困涪州得力啓沃
之弘倚毗之篤喬嶽不運物受其澤沒世之久思德之深
邦人依依寤寐儀音五賢之祠在洛之隩道脉所在公宜
暇食日辰之良肴醴之馨精靈炳然庶幾來寧

臨川書院奉安祭文廟享鶴峯

金剛丈直玉壘壺清犯顏之忠死難之節退陶門館譽髦
如雲論德度才宜居前列嗟天不慈不究厥施探木一摧
宰林已拱儀音日遠冀切襄壻不亘不違曷稱貴澤靈異

廟宇改舊而新極深棟隆亦陽厥位獨言以安衿佩洋洋
追惟德容儼然心目尚鑒虛格降降于庭惠我後人永世
無替

嚴谷言院奉安晦齋退溪二先生祭文

恭惟我東述在荒徧聲教雖漸範疇無傳二千年後圃隱
始生闡揚經義正學以明二三儒賢相繼而奮力尊所聞
不已其進逢時不祥大業未究哀我下民孰迪孰牖惟二
先生惟帝所降靡隱不探靡纖不講見理既精及躬彌篤
敬持仁守日崇其德既自得之又允大之立言垂訓以覺
來昧羅列貫穿如一斯畫有情不永孰勤無獲功存繼開
澤流無疆沒世愈久思德滋長有嚴斯谷有洙斯宮洎言

安靈精白在衣洋洋如在尚其昭格啓佑我人萬世無斁

南溪書院奉安西厓先生祭文

天之生賢夫豈偶然鍾靈毓秀俾覺于先棟樑于國著蔡
于民下有此人入曷為人恭惟先生間世資質玉磬懸秋
冰壺貯月從于退陶拔萃明穎一見發歎許以天挺學博
而要見徹而實壯而欲行筮仕王室契遇 先王魚水相
歡謨敵啓沃澤及窮鰥島夷猖獗 廟社顛覆三都淪沒
國不能國鞠躬盡瘁于內于外漢業中興諒誰是賴終罹
讒構雖堯亦驚輿道為殉逝于林扃窈窕初服樂在夢中
風吟月詠洒落心肯有來求道叩竭兩端即之如玉望之
如山人方宗仰天不慙遺標木既摧後生疇依哲人去亡

國步迤邐遠通同悲吾黨甚焉後世愈久思德滋深見之
羹牆寤寐于心有樂斯丘昔所倘伴千秋魂魄或者不忘
於焉立祠予以安靈豈惟吾黨多士一誠行言辰良適豆
靜芳靈其不昧降我爐香

屏山書院西屋先生位版一再奉安祭文

自頃遷醮廟宇空涼後生依依慙焉含傷有窳斯丘平昔
所樂杖屨從容摠衣請益羹牆瞻慕到此尤切俾也可忘
誠則有物屏山湛盧同在達寧一府兩祠其徵甚明詢謀
既同衆情胥悅衿佩四合適豆再設山氣益濃水光益清
千秋萬歲歆我椒馨

九龍淵祈雨文 乙卯 江陵青鶴同

余承命於九重忝分憂於百里心徒勤於夙夜政不良於
撫字迺獲戾于神明遭二祀之鞠凶環一境而菜色或僵
引於溝中職共理而不理且譴及於余身哀赤子之何辜
又帝飢於食新麥受明而卒瘁秧已長而未插慘四野之
將赤民違違而靡託籲玄穹而幽默或致憾於天鑿後靈
駿而久闕豈無怨於龍慵徵往蹟於邑老夙冥應之不忒
白余心而赴邇歷重險而匍匐羌十步而九蹶血余掌於
崖竅顧民命之已急豈躬勞之敢憚窺靈湫之黝然想幽
宮之盱依雕玉石以為畿壘金波以為衣朝點額於九門
後救業於千林肅淵潛而自珍信何憂於流金然神德之
孔仁誰獨安而忘物彼猛獸之虺闕亦存護於乳谷翹茲

出而不恤寧不作乎神羞况波臣之將枯神不憂而誰憂
宜莫安於淵卧可時起而天行命豐隆以為御石屏翳使
前迎注大需於九郊回生意於群稿慰三農之顛望致百
物之咸阜覽山上之斯澤符咸感之易義一奮翼而可能
念何憚而不起投牲幣而薦誠又申之以茲文倘冥然而
不應矣是長乎鱗群

凌頂山新設壇壇祈雨祭文 大周啟

守土匪良為政不節速此蘊隆如火烈烈亦既虔禱于海
于淵誠而不至神聽藐然密雲不雨小靈旋乾田疇將赤
禾穀卒瘡民亦何辜命近溝壑憂心惴惴欲控靡極崧高
維嶽紀于茲域有赫厥靈自古在昔朝雲在頂夕雨于野

活我泉源長我禾稼既靈于昔今豈獨冥是用告急壇壇
薦誠冀蒙顧歆大降膏澤甘霖三日平地一尺高田種豆
下田插秧百穀用成豐年穰穰民苟受賜我敢忘惠其始
自今報事無替是日得甘霖

陵頂山得雨報祀祭文 祭日又得大雨

嶽鎮茲境風著靈異壇壇虔祈實自蒙始告旱即雨如響
答聲蘇枯流潤舞我群祀頂戴神功其敢或忘銜感薦誠
如在洋洋土如焦釜隨沃隨潤雖不敢瀆亦不能默神德
孔仁神視孔明願時其惠以訖而成

愚伏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士一曰祖溫
不可江夏
精研及
今為天下
為天下

